

簡化漢字問題





書号 26601

定价 五角一分

中國語文叢書

簡化漢字問題

吳玉章 韋 慤 葉恭綽 魏建功 曹伯韓 黃伯榮
金鳴盛 王 顯 林漢達 殷煥先 鄭林曦 陳 越
賈 援 文以戰 等作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中華書局出版

內 容 提 要

本書第一部分是一年以來有關漢字改革的方針、原則的文章。這些文章指明了簡化漢字的目的和簡化所根據的主要原則，也解釋了人們對漢字簡化的懷疑和對漢字改革前途——拼音化的誤解。

第二部分是對“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編製經過和具體內容的說明和分析。

第三部分的文章，從實際應用文字的各個方面分析研究“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內容和特點，以及簡化漢字的好處。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作為附錄編在本書的最後。

編号：26601

簡 化 漢 字 問 題

定價 (7) 五角一分

作 者： 吳玉章等

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東總布胡同五七號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四廠
上海新閘路一七四五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56.3, 32型, 58頁, 84千字; 787×1092, 1/25 開, 4—16/25 印張
1956年3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滬)1—13,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一七號)

“中國語文叢書”編輯說明

《中國語文》雜誌創刊以來，陸續刊登了有關文字改革、語文科學常識、語文教學等等方面的論文或資料，還介紹了蘇聯語言學家的一些著作。今後也還要繼續這一類的工作。爲了便利讀者的參考起見，我們決定把這些文章分門別類，整理編輯，陸續出版單行本，總稱《中國語文叢書》。

同時因爲我們的雜誌篇幅有限，有些理論上有價值的較長的稿件，不便刊登或不便全部刊登。爲了補救這一個缺點，我們打算把這些稿件編到這套叢書裏面去，使它們能夠和廣大的讀者相見。

由於我們的雜誌印數有限，好多關心語文問題的同志們對已經出版的各期還沒有完全看到，或者沒法兒補買。有了這一套叢書，也許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憾。

這套叢書的編輯方針，正和《中國語文》雜誌一樣，主要是推進文字改革運動，普及語文科學知識。希望全國語文工作者給我們批評，並就有關問題展開討論，提供意見，使這套叢書的內容得以改進，逐漸充實起來。

中國語文雜誌社

1953，8，1。

目 錄

《中國語文叢書》編輯說明

關於漢字簡化問題·····	吳玉章(1)
略談漢字簡化工作·····	韋 懋(7)
關於整理漢字工作的一些問題·····	葉恭綽(12)
漢字整理和漢字簡化·····	葉恭綽(18)
漢字簡化的歷史意義和漢字簡化方案的歷史基礎·····	魏建功(26)
關於《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編製經過的幾點說明·····	曹伯韓(32)
關於《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幾個問題·····	曹伯韓(37)
爲什麼要分別規定簡化漢字和手寫偏旁·····	曹伯韓(43)
簡體字的結構·····	黃伯榮(46)
我對《798個漢字簡化表草案》的分析和意見·····	金鳴盛(52)
略談漢字的簡化方法和簡化歷史·····	王 顯(58)
爲準備推行簡化漢字而努力·····	林漢達(66)
熱烈歡迎《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殷煥先(71)
簡化漢字有利於改進語文教學·····	鄭林曦(80)
廢除異體字同出版、印刷工作的關係·····	陳 越(86)
簡化漢字對成人識字的好處·····	賈 援(90)
漢字簡化給兒童識字創造了便利條件·····	文以戰(95)
附錄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編製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說明·····	(97)
798個漢字簡化表草案·····	(101)
擬廢除的400個異體字表草案·····	(105)
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草案·····	(108)

關於漢字簡化問題

——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報告會上的報告

吳玉章

我國漢族人民使用的漢字，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偉大的功績，就是在今天也還起着偉大的作用。但是跟全世界其他各國各民族通行的拼音文字比較起來，不可否認，漢字有很多嚴重的缺點，它已經不能充分有效地適應現代生活各方面的需要。由於漢字在學習、書寫和記憶方面的艱難，使得我國的小學、中學和業餘學校中，學生和教師都要耗費一大部分時間在文字教學方面。就我國現行學制來說，中小學所佔年數比較長，主要原因是由於學習文字所需要的時間佔得太多了。而且就在中學和大學畢業以後，很多人仍然要常常讀錯字，寫錯字，講錯字，仍然要常常遇到說出寫不出，寫出讀不出的字。漢字不能正音，也不容易分出詞的界限。漢字教學上的困難直接影響到我國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漢字在實際使用上也有許多不方便。由於漢字形體的繁複，用漢字書寫、記錄、打字、印刷、收發電報、傳達信號、編輯字典、編製索引，比使用拼音文字，要耗費更多的勞動力，在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方面要發生很多困難。這一切對我們的人民和國家當然都是不利的。

早在1940年，毛主席就指示我們：“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毛澤東選集》2卷701頁）。近年來，毛主席更進一步指出了中國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就是說必須把漢字逐漸改變

成为拼音文字。

但是我國使用漢字，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要改變成为拼音文字，自然不是很短時間所能完成的。而且，即使在開始实行拼音文字之後，仍然需要有一个新舊文字並用的过渡時期。也就是說，不僅在目前，而且在今後一个長時期內，漢字仍然是我們必須使用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漢字拼音化以前，首先適當地整理和簡化現在的漢字，使它尽可能減少在教学、閱讀、書寫和使用上的困难，就有迫切的需要。漢字的簡化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从1952年成立以來，就根据以上方針，从事研究整理簡化漢字和拟訂拼音文字方案。除拼音文字方案还在繼續研究外，整理漢字問題經過多次的研究、拟議、討論和修改，已經拟出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並已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印發全國討論。这个草案的內容，包括一个總的說明和三个表，即《798个漢字簡化表草案》、《拟廢除的400个異体字表草案》、《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草案》。实行这个方案，可以使一千多个比較常用的漢字得到簡化和合理化，对兒童和成人的學習和使用文字，可以有不少方便。

我們这次整理簡化漢字，主要依据以下幾個原則：

首先是簡化範圍的問題。一般工農羣众要求多簡，知識分子傾向少簡。簡化过少对初学文字的人好处不大，而一次簡化过多使文字的面目大变，又会使已經識字的人感覺困难，在推行上会增加阻碍，在印刷技術上也有困难。为了解决兩者之間的矛盾，我們對於印刷用的漢字目前只簡化八百字上下，这样不会使漢字面目大变，同時另拟《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草案》，使書寫時可以有更多的字得到簡化，而且寫出來的字也不至漫無標準。

其次，在字的选定上根据“約定俗成”的原則，尽量选用在羣众中已

經普遍流行的簡化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容易為羣眾接受。但是仍有很少一部分沒有通行簡體而又常用的字，我們採取了以下幾種辦法：（1）古代原來筆畫比較簡單的字，我們建議恢復原來的字，例如：“鬚鬚”作“胡須”；（2）用同音字代替，例如：“籲”“叢”“醜”，建議用“于”“从”“丑”代替；（3）用筆畫簡單的聲旁代替原有聲旁，例如用“了”代“寮”，把“遼”“僚”“療”等都簡化成“辽”“了”“疗”等字，其中如“疗”字在衛生部門已經是通行的；（4）只有極個別的字是新創的，例如用“𦍋”來代替原來的“鑿”字。

再其次，凡是已經有了簡體或在同字異體中已經選定了一個的字，我們建議把原來的字一律廢除，日後經政府公布之後，一般報紙期刊圖書上就不再行使用。因為如果沒有這一條原則，如果僅僅在小学課本或識字課本上使用簡化字，而在一般書報上原來的字仍然在使用着，結果勢必簡繁兩種都得學習，並不能減輕羣眾的負擔，甚至反而增加羣眾的負擔。這些被廢除的繁體字，應作為古字，僅在翻印古書等特殊場合使用。而且將來可以考慮編一種“古字典”，專門搜集這種古字，以供研究古書的人參考。

漢字簡化是最初步的文字改革，而《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只是整理漢字工作的第一步。這個草案對於現在通行的漢字改動雖然不大，但因文字關係全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習慣，因此必須廣泛徵求全國人民的意見，集思廣益，審慎考慮，並經過一個時期的逐步試用，然後普遍推行。我們擬訂的具體推行的步驟如下：

（1）將《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在個別報刊發表並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會同教育部分發全國高等學校和中小學語文教師以及其他有關社會人士，並由各地教育行政機關組織討論，徵集意見。部隊方面和中央一級文教機關團體，我們建議分別組織座談討論，徵求各方意見。這

个草案中比較常用的一部分簡体字，拟請報社和出版機關自行挑選，逐漸在報刊出版物上試用，以徵求讀者意見並逐漸養成閱讀簡化漢字的習慣。我們準備於本年夏季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來討論修改通过这个草案，再請政府批准公布。

(2)在方案確定和公布之后，应在一切報刊圖書中普遍採用(但古書或特殊著作仍可例外)。同時根據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辦法編印字帖，作為兒童和成人習字的範本。

對於漢字簡化的原則，是不是會有不同的意見呢？在目前各種懷疑和顧慮是存在的，主要是以下三種：

第一種意見認為簡化漢字是所謂“俗字”、“別字”，不應提倡。這種看法我們認為是不恰當的。由於漢字結構複雜，書寫不便，很久以來，人民羣眾就創造了許多筆畫簡化、便於書寫的簡体字，約定俗成，在民間已普遍流行。我國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不少一字異體的字，它們之間的繁簡差別很大，可見簡体字是一向就存在的，它的歷史跟所謂“正字”一樣地古老。歷代的統治階級，一向不承認簡体字的合法地位，提倡所謂“正字”，但是廣大人民並不受其拘束，直到現在我們絕大多數人在書寫上都在使用簡体字。現在我們把這種羣眾所創造而為羣眾喜見樂用的簡体字作為正字，並且用來印刷書報，以減少學習和使用文字的困難，是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的。

第二種意見認為推行簡体字會造成文字混亂。的確，由於歷史的原因，目前的漢字存在着許多混亂現象，使學習和使用增加許多麻煩。我們推行簡体字，正是要從各種不同寫法的漢字中選定一個簡單易寫的，而把其他的字一律廢除，這樣不論在印刷上或者書寫上，可以減少許多漢字在字形上的混亂和紛歧，達到逐步標準化的目的。可見漢字簡化正是為了消滅字形的混亂，達到文字的規範化，而不是造成混亂，這

是很明顯的。

第三種意見認為現在這個草案簡化太少，缺乏系統，而主張把漢字全盤系統地簡化。例如根據六書中“形聲”的原則，有系統地創造一套新的漢字，就是這類主張的一種。但是這個主張看似合理，實際上只是一種空想。不錯，目前的簡體字是缺乏系統的，但是漢字本是根據幾千年的習慣構成，不是一種系統化的文字，要給幾千個字都找出現成的形旁聲旁是不可能的。即如“能”字吧，這是一個極常用的字，但是誰能給它找到簡易合理的形旁和聲旁呢？而且即使這種新的形聲漢字，竟能創造成功，對於原來未識字的人，學習使用，仍然要比拼音文字困難得多，而對於已識漢字的人，却要把舊的一概忘記，新的從頭學起，因此要推行這種“系統化”的新字一定是極端困難的。漢字最後要改成拼音文字，是肯定的，要是在漢字拼音化之前，再造一套新字，不是更麻煩嗎？反之，在目前採取一般已習用的簡化字，代替筆劃繁複的字，以減輕文字學習和使用的困難，却不失為過渡時期的一種權宜辦法。這種權宜辦法，即使不很理想，却是切实可行的，對於已識漢字和初學漢字的人都是有利的。

最後，說到漢字簡化，必然會引起人們對於漢字改革前途的關切，特別是引起一部分人對中國文字拼音化的一些顧慮或誤解。在這裏我想附帶對三種比較流行的顧慮作一些解釋。

第一種顧慮是怕原來識字的人都變成不識字了。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想法。因為實行拼音文字之後，將有一個相當長的新舊文字並用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內，新的拼音文字和舊的漢字都是社會上通用的合法文字，政府的法令和重要的報刊可能並用兩種文字或印行兩種版本。這樣，已識字的人就不僅不會變成文盲，而且有充分的時間來學會和精通新的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要幾個月就可以學會，對於現在的知

識分子是决不費力的。

第二種顧慮是怕漢字消滅。在新舊文字並用的過渡時期內，隨着時間的推移，拼音文字的使用範圍和使用人數一天天擴大，漢字的使用範圍雖然將要相應縮小，但是仍將作為一種古典文字永久地保存下去，供高等學校、科學機關和專門書刊使用。埋在地下幾千年的甲骨文，我們尚且要發掘出來研究，對於發生了偉大作用的現行的漢字決沒有把它消滅的道理。

第三種顧慮是怕古代文化遺產無法繼承。有些人以為實行拼音文字以後，古書沒有人能懂了，古代的文化遺產將無法繼承。不錯，我國有極其豐富的古代典籍，其中有一部分是極可珍貴的文化遺產，我們必須繼承下來的。這些人的看法，似乎只要繼續使用漢字，文化遺產就能自然繼承。其實不然。目前文字雖然還沒有改革，遺產繼承已經發生困難。現在識得漢字的人，並不都能讀懂古書，真正懂得古書的人，只佔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現在的大學畢業生，能讀懂古書的並不多。可見不改革漢字，未必就能繼承文化遺產。改革了漢字，仍然能夠繼承文化遺產；文字改革和繼承文化遺產之間是沒有矛盾的。我們認為，在改用拼音文字之後，古代的优秀著作，可以逐步翻譯成為拼音文字，這樣可以使得現在不識字的人以及雖然識字但讀不懂古書的人也能讀懂古書，這才真正解決了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至於現在能讀古書的人即使在文字改革之後，仍然可以研讀古書，並不因此受到任何限制。將來我們可以用國家的力量集中許多專家，建立各種機構，來系統地整理、研究、校訂、註釋、翻譯、出版我國古代各種优秀的典籍，這是完全可能，也是完全必要的。

(1955年4月)

略談漢字簡化工作

章 慤

一、爲什麼要進行漢字簡化工作？

漢字爲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服務了好幾千年，現在還繼續爲我們服務，有偉大的功績和一定的優點。同時應該指出，漢字有嚴重的缺點，其中最主要的是筆畫排列的次序和位置變化很多，使字的結構複雜，在學習上和使用上遠不如拼音文字那樣容易和便利。

毛主席早已指示我們，“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毛澤東選集》2卷701頁）。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之前，毛主席又指示我們：“文字改革要走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中國語文》創刊號4頁）。

但是改用拼音文字要經過一個比較長的時期，才能夠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地實現。在這以前，我們還得使用漢字。爲了減少學習和使用漢字的困難，我們要進行漢字簡化工作。

另外從漢字現在的使用情況來看，也有整理和簡化的必要。第一，爲了書寫的便利，我國勞動人民曾經創造了很多簡體字。這些簡體字大概可以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已經普遍通行的；第二類是局部通行的；第三類是新創造還沒有通行的。第三類的簡體字還在陸續出現中，我們要把現有的簡體字加以整理，作初步的選擇，經過徵求意見和討論，然後把若干簡體字肯定下來，給以在書寫上和印刷上的合法地位。

第二，簡體字和繁體字同時存在，加重了學習的負擔，並且在使用上有時會引起混亂。簡體字和繁體字同時存在的基本原因是因為簡體字在舊中國被歧視，被叫做俗字，沒有合法的地位，只能用在一般書寫上，而繁體字是印刷和書寫正式文件用的。因此，人們學習漢字時，就要學習繁簡兩種字體。為了減輕學習的負擔和避免使用上的混亂，在選定了一批簡體字以後，我們應該在正式文件和一般書報刊物上，停止使用有關的繁體字，但個人因習慣關係暫時使用繁體字，還是可以的。

第三，現在有一批異體字——同音同義而寫法不同的字——無論在學習上或使用上都經常引起混亂。同時印刷上多備這些鉛字是一種浪費。因此，我們有必要把這些異體字加以整理，在各組異體字中只選用一個而停止使用其他。

二、簡體字是怎樣來的和有些什麼規律？

我國人民使用簡體字已有很長的歷史。三千幾百年前的甲骨文就有簡體字。以後簡體字陸續在手寫本、木刻本和碑文上出現。在舊中國簡體字被反動的統治階級歧視，被叫做俗字，沒有合法的地位。隨着人民革命事業的勝利的進展，革命的人民大眾在老解放區又創造了許多簡體字，為今天我們推行簡體字準備了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說，簡體字的發展是與人民解放事業分不開的。

簡體字是根據漢字的結構造出來的，有一定的規律。第一是簡單的偏旁代替複雜的偏旁，如以又代堇(難)、藿(歡)、奚(鷄)，以舌代鬲(亂、辭)、商(適)。第二是保留字的一部分而省略其它，如聲(聲)、醫(醫)、習(習)。第三是改換簡單的聲旁，如擁(擁)、燈(燈)、種(種)。第四是另造形聲字，如驚(驚)、護(護)。第五是同音代替，如以付代副，以元代圓，以丑代醜。第六是草書楷化，這就是說，把草書的筆畫改為楷書，如東

(東)、學(學)、為(爲)。第七是採用古字,如塵(塵)、胡須(鬚鬚)。第八是輪廓字,如龜(龜)、倉(倉)。第九是會意字,如眾(衆),汨(淚)。第十是另造新字,如灶(竈)、岩(巖)。

三、漢字簡化方案製訂的經過是怎樣的？

漢字簡化工作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簡化筆畫；另一方面是精簡字數。簡化筆畫是為了書寫和刻字的便利。精簡字數是為了使漢字有一定的範圍，以便在學習上和使用上容易掌握。

關於簡化筆畫方面，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以下簡稱文改會）在1951年籌備期間，開始搜集簡體字資料，曾經初步選出通用的簡體字五百多個。1952年文改會正式成立後，陸續搜集簡體字資料，把選出的簡體字從五百多個擴充到七百多個。後來根據行草書和簡體字的部首偏旁，採取類推方法，把簡化範圍擴大，共簡化了一千六百三十四個字。文改會把這個簡體字表送給在北京的出版、新聞、教育三方面的五十多位負責同志徵求意見。他們大多數認為這樣做在技術上會有困難，因為改鑄一千六百多個銅模是很費事的，如果根據偏旁類推的原則，要改鑄的銅模更多。參照這個意見，文改會決定把印刷體和書寫體分別處理，就是把已經整理過的簡體字作為印刷體，根據行草書筆畫來簡化的字，除了少數草書楷化的字外，其餘一律作為書寫體。這樣只要改鑄幾百個銅模，而依照行草書筆畫，採取偏旁類推辦法，大部分的字在書寫時還可得到簡化。根據上述原則，文改會擬訂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共簡化了798字，精簡了400個異體字。另有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供書寫時參考。

根據河南省滑縣第四工農幹部學校劉由同志的研究，798個繁體字中平均每個字有十六畫多。經過簡化後，798個簡化字中平均每個字只

有九画多，这就是說，平均每个字減少了七画多。此外，参照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我們可以把許多漢字，包括已簡化了的印刷体，在書寫上得到不同程度的簡化，如觉(覺)、览(覽)、观(觀)、认(認)、识(識)、輕(輕)、轮(輪)等等。沒有列入簡化表的字也可以得到簡化。比方親字可簡化為覩。

在精簡字數方面，这个草案精簡了798个繁体字和400个異体字，一共精簡了1,198个字。本來用同音代替的办法也可以精簡字數。这个草案的簡化字已經有一小部分是同音代替的字。文改会沒有廣泛地用同音代替的办法來精簡字數，因为这样做会引起文字上的混乱。

1955年1月間文改会把《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印發給各机關、团体和社会上各方面人士徵求意見。同時文改会和教育部發出通知給各省、市教育廳、局，要求組織座談会來討論《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据不完全的統計，全國参加討論的共約二十万人，各方面送來个人和集体討論的意見共計5,167件。参照各方面的意見，文改会初步修正了原草案，於1955年9月，提請國務院聘請的審訂委员会加以審訂。審訂委员会作了若干修正，通过了包括512个簡化字和56个簡化偏旁的《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文改会把这个修正草案提交1955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會議經過分組討論，提出了修正意見，最後通过了包括526个簡化字和54个簡化偏旁的《漢字簡化方案》，由文改会報請國務院公布。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通过了第一批異体字整理表，內有異体字849組，每組最少兩個字，最多六個字，合計1,963个字。这个表比原來擬訂的400个異体字表的字數增加了好幾倍，經過整理後，可以从現在通用漢字中精簡了1,114个字。

至於手寫体，將由文改会編印範本，供書寫時的参考，不作为簡化

方案的一部分。

以上是漢字簡化方案的擬訂、修正和最後通過的大概情形。

四、漢字簡化工作的方針是什麼？

漢字簡化工作的方針是約定俗成、穩步前進。所謂約定俗成就是在漢字已有的簡化基礎上來進行簡化工作。漢字簡化的基礎是現有的簡體字和行草書。約定俗成就是首先把現在普遍通行的簡體字和可以楷化的行草書加以肯定，作為首先推行的簡化字。大家都知道，自有漢字以來，我們就有繁簡兩種字體。從漢字發展的過程看來，由於字義的分化漢字有繁化的趨勢；由於書寫便利的要求漢字又有簡化的趨勢。為了學習和書寫的便利，為了人民大眾容易掌握一定數量的漢字，我們應該提倡使用簡化字。

大家又知道，普遍通行的簡體字是不夠用的，因而有人陸續創造簡體字。但是這些簡體字雖然已經約定，還沒有俗成，還沒有被人們普遍地採用。為了貫徹約定俗成的方針，凡是沒有普遍通行的簡體字須再經過一個試用過程，然後加以肯定，如果我們把所有出現的簡體字，不管通行程度怎樣，都馬上一律推行，在一切書報刊物上出現，那就會使不認識這些字的人們感到困難。這就是為什麼第一批推行的簡體字須經過慎重的選擇，不能超過大多數已經認識和容易認識的範圍之外。這個根據約定俗成的方針和適當的類推的分批簡化的辦法，就是穩步前進的具體表現，這將會減少推行的阻力，對簡化字的推行是有利的。

簡化字的推行將使人民大眾容易掌握一定數量的漢字，這對於普及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將有很大的作用。我們語文工作者有責任去宣傳漢字簡化的方針——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的方針——並積極地推行簡化字。

（1955年10月）

關於整理漢字工作的一些問題

葉恭綽

文字改革的研究和實施無疑是文化建設中一項重要工作，將伴隨一切建設高潮而進展的，目下先發表《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廣泛徵求大眾意見，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適應各方面的迫切要求，同時也因為按照文字改革的預定程序，第一步應從此下手，我想這辦法是正確的。我們當進行這一工作時，雖然也吸取了不少近代和現代的各種意見，但總覺得還不太夠，因此等待有了草案之後，就提出來更加廣泛地徵求意見，因為文字是羣眾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經常為羣眾服務的，我們既然擔負了替羣眾改良這一件服務工具的任务，就必須使這個改良的工具能適應羣眾的需要，符合羣眾的要求，那麼就不是採取閉門造車的方式所能辦到的。因此希望各方提供的意見，愈多愈好。但文字改革是有其計劃性和系統、範圍、標準的。這次的整理漢字，祇就簡化方面先行着手，而且祇整理了異體和繁體的一部分，因此有些人不免發生疑問。但大家要知道，在中央領導方面所指示中國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方向的大前提之下，整理漢字，祇是走向這個方向的一個階段。當然目下漢字的缺點，日益顯著，亟待整理，但整理的方針方法，祇是補偏救敝，以應一時的需要，進而為改用拼音文字鋪平道路。若說把現有的全部漢字，做徹底的改良，使它成為唯一合乎今後時代需要的生活工具，恐怕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這就是為什麼產生這樣的簡化草案的來由，這一點是希望大家首先了解的。不然，觀點不同，在提意

見時便难以对症發藥或致藥不对症。

照直說來，漢字整理，虽說現在僅僅提出整理草案簡化部分，但是是和整个計劃配合的。此次希望大家研究並提意見的，是这部分的内容和所拟个别的字体的確当与否，我們彙集羣众意見之後，將做綜合的研究重加修訂，然後据以類推，整理其餘的通用漢字，編成較多字數的字表，为一般通用字的標準，（其數目不限於这1198个。屆時已整理过的字，將一律改製銅模。手寫体則另有範本。）來供一般羣众之用。此外的字（即不列入这种表裏的字），或屬古典所需，或早已成廢物，当另行处理。这一套程序，是經過很多討論然後拟定的，在工作过程中曾遇着很多的矛盾和困难，有些是目下已經克服和解決了的，有些是未經克服和解決的，更有些是預料始終不易克服和解決的。我們一面要克服和解決以往留下的矛盾和困难，使簡化工作能順利地最後完成，以应羣众的需求；一面要防止新生的矛盾和困难，以免打乱今後進行的步驟。一方面更要顧到社会方面的种种發展，赶做他們必要的良好新工具，來配合应用。我們很感觉这任务是不易完成的，因此我們除了这分草案之外，还有不少問題要求教於公众的，比方說：

（1）同音字的問題：有不少人主張凡同音字可併为一个，可以省得辨認很多的字，这乍一想，固然有理，但我國同音字这样多，譬如“于”这一个字的同音字，凡十幾個，祇姓氏即有“于”“俞”“余”“虞”“喻”“禹”等，如只用一个字代表，困难固多，如用兩個三个字代表，則混乱更甚，虽然可用詞的連寫來救济，但究竟还有缺點，如照舊不動，那對於通用字數的省併，又發生阻碍，况且各地方音不同，此地的同音，別处未必是同音，如規定代用，將不能互通，如不代用，又無从省併，這問題必須俾先考慮解決。

（2）約定俗成問題：我們最早研究採用俗字減筆字手头字等等的

時候，曾假定承認約定俗成這一原則，但同時又假定了兩個原則：（一）簡化要有規律，（二）不自造新字。這二者是互相矛盾的。第一，既名為約定俗成，當然不是有計劃地去製造的。約定俗成的簡筆字往往沒有一定的規律，即使間有規律也是偶然的事。那末綜合起來，便不能都有規律了。又如果不自造新字，則新發見的事物名稱又無約定俗成的字來表示，或雖間有，而實難採用的，還是無從寫出。又約定俗成的字，往往限於區域，此地通用，而彼地不知。或此行業通行，而他行業不識。或往時習慣，而今已改變。都很难選擇適當。

（3）方音標準音問題：文字為語言服務已成定論的今天，不論整理漢字，或改用拼音文字，都要把標準音問題解決，這是無疑問的。我國地方既廣，漢語方言又多，究竟以何地語音為準，依目下趨勢，似乎仍祇有假定用北京音，但北京音本身有無缺點和各地方音如何連貫，是一個問題。在同音代用的簡化辦法中，依北京音代用的字已很容易使其他地區的人發生誤會。將來改用拼音文字，問題必然更多。究竟應如何處理，方才妥當？至於少數民族語系各異，如何方能和漢語漢字融會貫通，更費研究。

（4）姓氏、地名、行業、學術、各種專用字問題：我國姓氏繁多，連僻姓計算有幾千。地名則州縣、鄉鎮、山川、河海，也在數千以上。各地區各行、各業，如工廠、商店、農村、部隊、戲曲、醫藥，更多特有特製的字，勢不能一概承認採用，那末這些字擺在那裏？不用這些字，這些字原來代表的事物名稱又用什麼字來寫？又世界學術日新，專門的詞和字，層出不窮，將來可改用我國字母拼出原音，但目前如何辦法？如添造新漢字，則與限制新造字的原則不合；如以漢字勉強拼合原音，勢必累贅而不準確；如逕用原字，又不易使人人能識；如听其自然，必更滋紛亂；如暫定一個名稱，候將來再改，也不免麻煩。又有人主張舊譯名不動，新譯名

不理，這又近於武斷。究竟如何是好，很難決定。

(5) 檢字法問題：漢字的檢字法，多年已經成為難題，以往的人所擬的方法也很多，一直沒有十分完善的。因為種種迫切需要，今後已無法因循下去。解決檢字法問題，這也是隨着整理漢字而必然發生的一種任務，更是隨着社會發展而必需趕辦的一件工作。現有的檢字法，大約是按部首，按音序，按起筆，按四角，按字的構造，按末筆等分類，各有異同優劣，究竟以何種為最宜，而且一類之中，還有不少區別，（例如部首，並不是全依《康熙字典》，已有幾種省併部首的。）目下一切需要編排漢字次序的工作，如圖書編目等等，已苦於無法解決，字典、字彙、詞彙等也是一樣，勢不能置之不理。

(6) 方塊字如何向拼音字過渡的問題：漢字和拼音字的構造和用法，根本不同，但文字改革又不能割斷歷史，斷自某年月日起一律改用拼音字，那麼，必須考慮到如何逐漸過渡的方法。現在一般人主張的不外兩說：（一）兩種拼合來用（這是走日本的路），（二）兩種平行的用（這是走注音字母的路），（三）選擇來用（即有條件的局部的試用），究應如何辦法，不易斷定。但不論選用某法，總須先有充份準備，就是要確定方針方法，而且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以我國地方之廣，人口之眾，歷史之久，各地方音之雜，都不甚利於文字改革的，要不是有大力、決心、善法和充分的準備，其前途可能是遙遠的，所以過渡辦法，更須預籌。此時着手，並非過早。

(7) 新造方塊字問題：我們初步着手研究整理漢字時，就覺得漢字經幾千年的演變，新陳並不代謝，以致瘀血太多，成了病體，因此決定極力避免我們自造新方塊字。而且要阻止社會上再多添新方塊字。但社會的一切發展太快，（例如科學技術方面、軍事方面、各行業方面、青少年方面、工農方面等等。）不要說我們對於製造新字，無權阻止，無法阻止，

而且新生的方塊字，可能天天產出。那麼徒然想要阻止，有甚麼用呢？因此必須有些辦法，來適應這種潮流，方塊字才免於依然泛濫。

(8)和整理漢字有關的一些技術問題：這些問題，包括牽連得很是寬廣，比方說打字機、電報碼、印刷機、排字法、檢字法等等都是。究竟現在應當如何改進，日後應當怎樣過渡，情形都很複雜，而且急需想出辦法。

以上八項都是在研究進程中發見的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們很希望得着羣眾的好意見好辦法。

又我們研究和編製簡化方案時，經領導上的指示和會眾的決定，曾擬訂一些準則，這和整理漢字的計劃以及此次發表各表的内容是有關係的，我想附帶敘述一下，使讀者印象更加明確，這是於大眾和這件事都有益的，因此分列於下：

1.此次整理宗旨，是以羣眾易於接受使用，來提高和普及文化為主。所以不完全拘守以前傳統的字學規範。如研究古籍，仍有舊日字典詞典可據。因此偏旁部首等，雖仍有沿用，但不盡受其約束。

2.此次整理範圍既非漢字全部，今後還須繼續整理，因此有許多字自然在範圍以外，並非遺漏。

3.整理目的既以羣眾易於接受使用為主，因此簡化的字大部分接受了通行的俗寫、手頭字、減筆字等等。這些簡化的字，不少古字、同音代用之類，和原字不大相遠。將來在教課上、書報上造成習慣，和其他通用字即可融成一片。

4.我們為預防自由新造的方塊字日益增加，導致更多的困難，整理時極力避免自製新方塊字，而且不收合體字〔例如“邗”(幹部)“扞”(抗美援朝)〕。

5.漢字的結構在印刷和手寫上並沒有嚴格的區別，簡化以後印刷

上字形可以統一，而手寫時仍可能人人寫法不同，因此定出手寫範本从教課上逐漸統一是很要緊的。

我們已規定手寫和印刷的字形必須相近，而且將來可新造一種印刷體的風格，使他和手寫字差不多，藉此可以整理字模成為新型的統一的（以往全國的字模多由外面輸入，各自為政，說不上統一）。

以上五項，提供讀者參考，或者也可以作為補充說明罷。

（1955年2月）

漢字整理和漢字簡化

葉恭綽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公布後，全國各地各方人士熱烈討論，討論中提出的意見現已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陸續整理。討論的結果顯示全國絕大多數人士對漢字簡化的總方針是表示同意的（尤其是擔任教課、編撰、記錄、抄校、印刷和工農兵方面文化工作的，幾乎是一致歡迎），但對個別的字如何簡化則有些意見，並提出不少寶貴的建議。這無疑對草案的修正工作有很好的幫助。

的確，我們對於有關漢字整理的各方面都應該考慮清楚，才能把簡化工作做好。當然簡化還是整理的初步工作。

今天漢字需要整理的理由，報刊上已經說得很多，那些理由現在不必重複。現在想說的，第一點是，順應漢字本身的發展趨勢，必須進行漢字的整理和簡化。漢字的本身，經無數次的演化，雖然為了區別字義，也有繁化的趨勢，但主要的一面可說是循着簡化的方向前進的。這種簡化是由於社會發展和民眾要求所促成的必然趨勢。不過歷代統治階級不知道順應這種趨勢來整理文字，只知道規定某種場合必須用某種字體（如楷書），而且在一定的場合有一定的筆畫（如奏疏考試等所用的字體），稱為正體，不然便稱為別體、破體、俗體，差一點點，便算違法。其實當時不論何種階級的人，對這樣的功令都是深以為苦的。我們看見不少有名的人的手寫字，其中就有不少別體、破體、俗體，或竟臆造一種寫法。至於民間新造的寫法，更不知凡幾，都是向簡化這一條路走的。可知

簡化這一趨向是不可抑制的。我們試看幾千年前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篆書，大体上都已經無形中受這種趨向的支配。許慎說李斯等作小篆，“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省改就顯然是簡化。再拿隸書章草和小篆比較，更可看出結構或筆畫的簡化蹟象，推之草書和行楷的演變，也是如此。之後，五代和北宋，開始用楷体刻印書籍，但書籍中同時即產生了簡體字，由宋、元、明、清，即便遼金，也無不如此。儘管統治者不承認簡化字的合法地位，而民間依然使用。而且因社會發展的需要，簡化字日益加增，因此統治者和民眾，知識分子和文化水準低的人們，幾乎各幹各的。到了今天，因為社會的發展更加快速，文化教育的工具更求便利，而原有的文字不完全適用，於是有不少臨時創造的新字一擁而出（當然有造得很好的），這並不是偶然的。所以怎樣了解這種需要，而給人民一種較好的文字工具，實在是國家的一項責任。雖然這種新工具不是容易做得出來的，但是必須做的。而沒有做出這種新工具以前，不能不有一種暫時應急的辦法，這就是整理漢字，尤其是先簡化一部分漢字。

其次，漢字簡化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除漢字難認難寫的困難。漢字筆畫一般是繁複的，大多數字在十二筆以上，多的到二、三十筆。但不論多少筆，都得擠在一個同樣大小的方格裏面，像“鑿顛鬱霰”一類的字，孩子們連辨認它們的結構和筆畫都不容易，要把它們寫在一個小方格內，怎麼可能呢？為下一輩着想，簡化是必要的。有位教師說，小學課本第一課“開學了”，原來只有一個“了”字好認好寫，現在簡化了，“開學”兩字也好認好寫了，這是孩子們的幸福。

繁體字對於一般人寫字也是不方便的。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各部門都不能不使用文字，寫繁體字，要浪費多少時間，一簡化就能把這種浪費免除，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有了繁体字还要叫人学简化字，是不是兩重負擔呢？原來的現象的確是兩重負擔，因为讀書的時候要学繁体字，到社会上和人家交际，又不能不学社会上流行的简体字。这就因为以前不承認简体字的合法地位的原故，因为羣众寫字的習慣是避难趨易的。我們現在要从印刷上根本简化，廢繁存簡，这就使印刷上手寫上容易統一，可以解除兩重負擔的麻煩了。

再則漢字简化还有釐定漢字字形、筆画和精簡字數的一面。在过去一般人所謂正体的漢字中間，字形的結構和筆画的安排还是混亂的。比方“毘”又作“毗”、“驗”又作“驗”之類，究竟是一是二，很难區別。教員也得給学生教幾种寫法。还有印刷上老宋体和楷体字不一样；楷体字和手寫楷体又不同，比方印刷体“遠”“近”，比楷体“遠”“近”偏旁多出一點，这种差別往往使得初学文化的人無所適从，不知道应照哪一种來寫，有時候还以为是两个不同的字。異体字的存在造成使用上的混亂，往往一篇稿子，前後寫的不一致，使得校对工作者为了統一字体平添多少麻煩。

因此简化漢字不但是要简化它的字形，而且要简化字數，特別要删除那些同音同义駢枝異体的字，祇选定一个來通用。

就精簡字數說，又不只是淘汰異体字，將來整理全部通用字的時候，还要明白宣布在日常生活中停止使用已死的古字，減少不必要的分化字，擴大一部分字的通借。就是第一批简化字中，也已經採用了同音代替的办法。这种办法，一方面简化字形，另方面就是精簡字數。不过《草案》中个别同音代替的字还須考慮删改罢了。

精簡字數的好处很多，主要是可以減輕兒童和文盲識字的負擔，使他們較快地獲得閱讀的能力。其次，對於排字、打字、編电碼等，有了確定的字彙，無論在器材的節約上，在技術的掌握上，都可以增加許多的

方便。編通用字典，也免得浪費篇幅。

為了消除漢字繁雜混亂的現象，為了減輕學習漢字和使用漢字的麻煩，為了順應漢字發展的趨勢和現代文化的要求，漢字簡化是必要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還要考慮漢字簡化會有甚麼疑難之處。這些疑難處，歸納起來，約有這麼幾點：

第一，簡字破壞了漢字的傳統。比方“𪚩”字，《康熙字典》上說，是“𪚩”字的古文，音秩，意思是“縫”或“納”，俗用為“鐵”字，是錯的。“體”字在古時候讀如“笨”，就是“笨”字，俗用為“體”字，也是錯的。還有些字，如“勸”從“藿”聲，“鷄”從“奚”聲，“漢”從“堇”聲，簡字改為“勸、鷄、漢”等，聲符都沒有了。這不都是打亂了漢字傳統嗎？漢字本來是按照六書的規律造成的，簡化以後，六書的規律就破壞了，原來的象形字不象形了，諧聲字不諧聲了。

有一小部分簡字，的確破壞了原來漢字的系統，但是這是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在漢字演變的歷史上早就如此。如“射”字在甲骨文金文中是畫着一支箭搭在弓上，有一隻手引弓待發的樣子，小篆把它改成從“身”從“矢”，隸書楷書再改成從“身”從“寸”，不但不象形，連一點射箭的意思都看不出來了，所以說笑話的人說它原來是個“矮”字——一寸長的身體當然是矮——被人家用錯了。隸書楷書把篆書的圓形筆畫都變成方形，於是“日”“月”完全不象太陽月亮的形，“車”的輪子也不象輪子了。又如“賊”字，在篆書裏是“從戈、則聲”的形聲字，到了隸書，變成了從貝從戎，顯然破壞了傳統。可見破壞漢字傳統，早就不是甚麼奇怪的事。但是事實上簡化漢字對於繁体楷書的改變並不大，多數還保存原有的規律。如喬簡從乔，則“橋”“僑”的右旁，統改成乔，仍是形聲字。情形也正是這樣。用“體”代“體”，用“鉄”代“鐵”，也是六書中假借規

律的新發展。好像楷書中的“我”字一樣，在古代原是代表一種武器的象形字，後來却借作第一人稱代詞用了。“體”和“鉄”的原義已經不通行，借作“體”和“鐵”的簡字，有何不可！（這是替講究文字學的人來說的，事實上創造簡字的人不一定知道過去還有“鉄”字“體”字，比方“體”字是“體”字的另一簡字“躰”變來的，原是會意字。）至於某些簡字破壞了形聲字的聲符，當然是事實，但許多形聲字的聲符早已不能作為讀音的根據了，讀半边字常常要鬧笑話的，這樣破壞不破壞，就沒有甚麼分別。這就是說，原來的六書規律，在實用上往往失去了價值。但簡體字是能使人們獲得學習和使用上的方便的，是能使人們節省時間和勞動的。為了這些方便而犧牲了那些作用不大的六書規律，這總不能說是失算。

第二，有些人以為簡字不美觀，不莊嚴。比方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字簡化成“華”字，就不莊嚴。把莊嚴的“嚴”字去掉那個“敢”字，就不美觀，好像站不住腳，要倒的樣子。可是據我們看來，好看不好看，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完全是習慣問題。過去一般人取別號，往往用個“厂”字，不覺得不美觀，反而覺得古雅。靴鞋的“靴”字原是從“鞞”字簡化而來，也沒有人說不莊嚴。就說國名吧，“太平天國”的“國”字用了簡字“国”，如果他們認為不莊嚴，就不會用了。平常人們寫字，寫慣了簡字，不覺得簡字不美觀、不莊嚴，可是沒有看慣印刷物的簡字，就覺得印刷物的簡字不美觀、不莊嚴。如果印刷物上普遍用了簡字，看了一些時候，看慣了，也就不会起反感了。

第三，有人認為簡化太多，不容易認識，本來識字的都要因此變成文盲了。或者說剛剛識字讀書的人，因為新添了簡字，又要增加學習負擔了。從某一角度看來，這些話好像是對的，可是我們還得全面考察一下。因為簡字向來主要在手寫方面流行，普及的程度往往有差別。有些簡字，年紀大的人很熟悉（例如𠂔），而年青一輩覺得很生疏。“儒家”的

“儒”字，南方一般寫“仵”，北方一般寫“伢”，可是這兩個字，南北互相不認識。因此在這兩個字中，無論規定用哪一個，都會有一部分人不認識。不過這類的字並不多。還有，像“遼寧”的“遼”字作“辽”，是在東北通行的，“療養”的“療”字作“疗”，是在醫院裏通行的，在這些範圍之外的人看起來也許不習慣。可是這類的字用在詞兒裏，也是一看就懂的。其餘大多數的簡字都是大家常用的，那就無所謂不認識的問題了。至於已經識字的人還要再學簡字，這倒不是新鮮的事情，向來識字的人除了讀書以外，還得看人家手寫的東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接觸簡字，這就使得他遲早要學簡字了。所以不能說公布了簡字就會增加人們學習上的負擔。簡字推行以後，繁字可以不學，反而要減輕負擔了。

以上是對於簡化漢字疑難的解答。從整個簡化字的情況看來，雖然進行中不是全無困難，但並不是很嚴重的。另外有一些看法，是原則上承認簡化漢字的必要，但對公布的這批簡字有些不滿意。其中重要的有下面幾種：

一種意見是認為簡化得太少，不徹底。這的確是事實。但漢字簡化工作事實上不能一次完成，因為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條件都有限制。物質上的困難是印刷用的鉛字銅模不容易同時改製。目前刻製模坯還沒有機械化，要用手工，但熟練工人很少，一時也培養不出來。每改一個字，各體各號銅模至少要刻二十幾副。這樣改的字多，印刷上準備的時間就要長。精神上的困難就是閱讀的新習慣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慢慢養成，如果一次改得太多，人們覺得有很多字看起來不習慣，看起來吃力，就會對簡化字發生反感。簡化得不徹底，如某些偏旁沒有簡化，也和這一點有關，因為往往一個偏旁的改動，要牽動很多的字。這樣我們就只好把這種偏旁的簡化留待第二步去陸續解決了。

另一種意見是認為簡化的字本身不成體系，這個字這樣簡，那個字

那樣簡。比方把“雞”字簡寫成“鷄”，“溪”字却不能寫成“汊”；把“勸”字“歡”字寫成“劝”“欢”，“灌”字却不能寫成“汊”；把“難”字“漢”字寫成“难”“汊”，“歎”字却不能寫成“欢”；把“時”字寫成“时”，“詩”字“侍”字却不能寫成“討”“付”。這就是沒有系統。依照有系統的簡化方法來做，凡是原來相同的偏旁，都應該用相同的簡化形式來代替。例如“講、溝、購、構”的“耑”都得用“井”代替，如果在“講”用“井”，而在“溝、購、構”用“勾”，那就要算打亂了系統。提出這種意見的人自然有他的道理，可是漢字的系統原來已經混亂，提意見的人只是怕簡化以後，人們不容易再學繁體字了，所以要求簡化字和繁體字有系統地聯繫起來。他沒有考慮到將來除少數專門研究舊文獻的人外，一般人是不需要學習繁體字的；他更沒有考慮到，形聲字的偏旁對於今天的漢語來說，並不完全管用，有些讀音不符的在簡化時是可以酌量改變一下的。

也有人承認漢字的舊系統在今天已經不能完全管用，而且相當混亂，因而主張徹底改造，把全部形聲字的形旁聲旁都改得合理而有系統。這個理想很好，可是沒法兒行通。原因是現有漢字原來的系統既然是複雜紊亂的，那末如果要就它的舊材料整理出一套完全合理的新系統來，它內部的矛盾就會暴露出來，而使新系統的建立受到阻礙。例如“涼”字從“京”聲不好，把它改為從“良”聲，就成了“波浪”的“浪”字；如果叫“波浪”的“浪”不從“良”聲，而改用一个更能符合“浪”字的聲音的偏旁，又怎麼樣呢？我們翻開《國音常用字彙》一看，ㄌㄨ音下的單字如“狼郎琅琅朗蕢踉稂榔……”沒有一個字不是從“良”得聲的，要給ㄌㄨ音另找一個簡單合理的聲旁是很困難的。就形旁來說，假如認為“驕傲”的“驕”現在是講人的事，不是講馬的高傲（原義是六尺高的馬），要把“馬”旁換成“人”旁，那就和“華僑”的“僑”字沒有分別。所以徹底改造形聲字，困難是很多的。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現在的簡化字還不簡單，手寫体和印刷体不一致，希望把每個字簡成幾筆，寫和印的形式一樣。這個意見在理論上也不錯。可是事實上行不通。因為通用的漢字有幾千個之多，如果每個字都只有簡單的幾筆，就會有許多字形式相像，不容易分辨。而且要達到這一點，只好用草書、行書。草書是更難認難寫的藝術品，當然無法大量採用；行書沒有一定的筆畫，在一般出版物上也是不能應用的，因為使用這種分不清筆畫的字，字典和電碼一類的東西就無法排次序，初學的人也無從學起。（當然，將一部分行草書加以楷化，作為簡字，是沒有問題的。）

以上就漢字簡化的內容作了一些分析。總起來看，簡化這件事，大體應該是可行的需要的。同時我們的主觀努力，要是對於簡化的方式和步驟能運用恰當，就可以把可能發生的缺點減少到最小限度，而把好的一面相應地擴大。當然，根據各方面意見，把草案中個別簡化字加以修訂增刪，消滅草案中的錯誤和矛盾，是首先應該做到的。但這不過是工作的開端。我們還得在搞好這幾百個簡字和一部分異體字的工作以後，整理現代通用的全部漢字，把其中應刪而沒有刪的加以刪除，應簡化而沒有簡化的加以簡化，不讓它們漏網。這樣整理過的字，必須符合“精”和“簡”的原則。而且我們要給它每字的筆畫定型，從而改造全部鉛字銅模。還要給每個字規定標準音等。這是漢字規範化的工作，這個工作的完成對於漢字的學習和使用將要減少許多不必要的困難，增加了它的方便。我們決心這樣來完成整理漢字的任務。希望各方面的人士多提意見，指導我們繼續前進！

（1955年6月）

漢字簡化的歷史意義

和漢字簡化方案的歷史基礎

魏 建 功

一 漢字簡化是文字改革的第一步

三千多年以來，漢字為漢語服務而不斷地發展。它是在統治階級少數人壟斷之中發展的。這個發展的情況，我們看出了它的主要矛盾，糾纏在“形”、“音”、“義”三方面，形体表示意思的觀念特別強，可是跟漢語聯繫又表現有“突破形式”“密切表音”的要求^①。從漢字形體先後變化說，完全是一個簡化的過程，不過始終擺脫不開，走不向前。按照世界一般文字發展的規律，簡化是一個基本精神。像這一般規律，開始象形，最後表音，就是從照顧“音、義”和“形”的聯繫走向照顧“音”、“義”的一致，而“形”變成只是表“音”的一套符號。漢字的發展情況裏的兩個要求正是這個基本精神的必然規律。

無庸贅說，漢字形體發展就是它的簡化過程。它跟一般文字發展的規律既然相符，那麼順着這規律把它更進一步地加以推動，使它跟一般文字走向拼音一樣，就不難從停留在形体簡化的一點上突破了。這就是說：文字發展的規律是由形音義三方面並重走到綜合形音一致表義，漢字在這個規律上長期起了矛盾，我們的力量就應該用在這裏來解決它，促進它，改革它。1940年，毛主席指示我們：“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

① 參看中國語文叢書《中國文字改革問題》13—21頁，魏建功：《從漢字發展的情況看改革的條件》。

以改革”。這兩年文字改革工作上，毛主席指出了“要走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①。“簡化”就是這一定條件的總關鍵。

漢字發展的必然趨勢是走向拼音。現在我們正被漢字形式所迷惑，把它所服務的漢語面目都遮掩得模糊不清。可是看它發展的過程，實際是符合於服務於語言的作用^②，所以由這樣的形式逐漸改變並非毫無可能。上面說過，簡化是一般文字和漢字所共有的規律，而簡化的內在要求又都一樣是要跟它所服務的語言取得一致。因此，我們深切理解到毛主席所指示的文字改革的方向，“就是說必須把漢字逐漸改變為拼音文字”^③。

漢字自身的簡化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這一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正是一個開端。這一個開端對於文字改革工作同時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向來沒有十分明確的觀念得到了改正。這個觀念就是文字改革工作跟漢字整理和簡化工作的聯繫問題。一向大家都這麼想，文字改革就是廢棄了舊的漢字，採用了新的拼音文字。表面上拼音文字和漢字的確截然是兩種形式，丟了舊形式用新形式，話並不錯。我們是太簡單地看問題，忽略了漢字和拼音文字的性質。雖然漢字和拼音文字形式上不同，却同樣是工具，是社會交際的工具。作為一種交際工具它有幾千年的歷史，現在有幾乎一億的人口使用着它。而且它是跟拼音文字屬於不同的體系。這些情況都不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別的民族的文字改革工作所能完全比擬的。因此，我們的拼音文字要逐步研究逐步試行，使它能夠勝任愉快地取漢字而代之，在這拼音文字

① 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說明》，本書97頁。

② 參看中國語文叢書《漢字的整理和簡化》，18—26頁，魏建功：《漢字發展史上簡體字的地位》，原載《中國語文》1952年10月号。

③ 同②。

還沒有完全代替漢字以前的期間，把它改得簡單一些，便利人們的學習和使用，還是必要的。我們絕不能只看見最終的改革而忽視了目前逐步的改進。何況漢字簡化對於人們對文字改革的思想準備也是有促進作用的。

依照一般文字的規律要走向拼音，是記錄語言的方法的簡化，是一個大的漢字改革方向。依照漢字本身的規律，雖只是在形体筆畫上進行簡化，實質也是在謀求記錄語言的方法的簡化。漢字改革的初步是簡化形体、簡化字數，而最後就是進一步簡化它記錄漢語的方法了。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是整理的作用和規範的作用相結合的，目的在於幫助教學和使用漢字得到高度精簡的效果。這一個工作的歷史意義是文字改革的第一步。

二 漢字簡化方案所繼承的歷史基礎

漢字簡化方案的產生，“經過多次的摸索、擬議、討論和修改”^①，始終以“約定俗成”為原則，又適當照顧事實上的需要。所謂“約”，是羣眾共同行動，你也這樣寫，我也這樣寫。一個字體千百年來經過人民大眾實踐應用，應用久了就行開了，這算是“定”；如今再把它肯定作為一種正規的形式，大家都依照着寫用，就叫做“俗成”。這樣一種字體在漢字的發展史上定為正規的形式，傳統的文字觀念裏簡直是不可能想像的。雖然我們說明的“約定俗成”的原則，誰也不會否認，但是這種“約定俗成”的字體，過去簡直沒有取得合法化的資格。漢字簡化方案的歷史基礎卻打在這種字體上。這種字體向來稱做“俗字”。

“俗字”的得名本來很早。漢朝的文字學家許慎《說文解字》已經有“俗作”的說法，例如：“‘𠂔’俗作‘躬’；‘𠂔’俗作‘簪’；‘𠂔’俗作‘抑’”。

① 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說明》，本書97頁。

他只是把當時流行的叫做“俗”，並無褒貶好坏的意思^①。往後把“俗”跟“正”對起來，漸漸發生了偏見，弄成“正”是、“俗”非的意思，竟至“正、俗”和“正、誤”混同了。等到唐朝顏元孫《干祿字書》中間把字体分做“俗”、“通”、“正”三類，具體給了說明^②。“俗”字還只是通俗淺近的意思。清朝四庫全書館規定寫書的規格《辨正通俗文字》才公然說：“‘俗’者，承襲鄙俚，……斷不可從者也”^③。這一個概念的暴露，顯示了漢字在過去統治階級壟斷之下，雖被少數人所遏制，而人民大眾還不斷發揮智慧改進跟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工具，可是統治階級便給套上個主觀上以為不好的壞名字——“俗字”！“俗字”混不到飯吃的。（看顏元孫的書名，可以知道文字是講究求官進爵的法宝^④。）當然，作為漢字簡化的歷史基礎並不只是“俗字”，我們特別提出來，一來它的確是主要的部分，二來也有這一點反映人民大眾自己掌握的字体的意思。

把漢字簡化的歷史基礎正式指明是“俗字”，正是說明人民的政府關懷人民大眾的文化生活，重視人民的智慧成果，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嚴肅仔細處理文字改革問題，給“俗字”体系的字体取得合法化的地位。在我國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過去反動統治階級不能做到的。

現在讓我談一談漢字簡化方案工作進行中所繼承的“俗字”的基礎。具體的字体屬於“俗字”範圍中間的，我們叫它“簡體字”。簡化方案中間所繼承的簡體字部分，作為筆畫簡化方法的依據。我們依據它的構

① 許瀚：《與王君莖友論說文或體俗體》，見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前編下，281頁。

② 《干祿字書》序：“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尺牘、判狀，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選曹詮試，兼擇正體用之佳。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又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詢舊，則有此區別。”

③ 引文中間節去的是：“後漢儒林傳所謂‘別字’，今轉音謂之‘白字’”。竟把“俗字”、“別字”，“白字”看做一樣！

④ 所謂“干祿”，意在求謀功名，是統治階級壟斷文字的明証。

成方法，据錢玄同先生分析計有八種。798個簡化漢字中間，凡是沿用舊有字體的絕大部分都跟錢氏八種方法相合；新擬的字體都是為了適當照顧事實上的需要，也跟八種方法相合^①。必須指出，草案中間新出一種方法，就是原來分化的或意義不同的字現在合併起來了，如：“份分、伙火、佈布、佔占、倖幸、像象、姦奸、招召、捨舍、採采、捲卷、歿沒、殭僵、燦粲、燃然、睏困、螻蔑、讚贊、錶表”^②。

“俗字”在唐宋以後民間非常發達，像《廣韻》裏可以看見許多，歸納情況如下：

(一)增加偏旁成新形聲字，如：充珣、隆隆譴、冢塚、芻葛、府腑、縣懸、見現、然燃、果菓、亨烹。

(二)方便取用另一形体，凡有五法：

(1)另一形体讀音相同，如：忽忿、糗粽、筍笋、憐怜、蜃蜃猿；

(2)另一形体改換結構，如：摠總、它也匏、衄屻，爲為、刺刺、所

①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序，33頁引。撮要如下，並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相合的情況：

(1)刪減多畫之字，略得形似之輪廓，如“龜龜”。草案應用這個辦法製作了幾個字，如“倉倉、尋尋、瀟瀟”。

(2)採用草書，如“得巧、東東”。草案大部分用了“草書楷化”的辦法，如“儉”作“儉”，“孫”作“孫”，“寫”作“寫”，“爲”作“爲”，“韋”作“韋”。

(3)書寫多畫字之一部分，如“聲聲、寶寶”。草案應用這個辦法製作了幾個字，如“聲聲、聲聲、飛飛、術術”。

(4)多畫字之一部分以簡單形式代替，如“觀觀、鳳鳳”。草案“齒”作“齒”，是應用這個辦法。

(5)採古體，如“禮禮、處處”。草案“私”作“私”，“棄”作“棄”，“貌”作“貌”是這個辦法。

(6)改簡音符，如“遠遠、燈燈”。草案“療療遠療療療療”作“竹疗辽汀叮打釘”，“導”作“導”，“嚮”作“嚮”。是這個辦法。

(7)別造簡體，如“衆衆、竈灶”。草案“傘”作“傘”。

(8)借他字，“薑姜、義義”。草案說明裏的“同音代替”相當於這個辦法。

② 分化的字如“份分、伙火、燃然、錶表……”。意義原來不同的字如“姦奸、殭僵、螻蔑、讚贊……”。兩方面性質相同，從聲音出發，有些口頭上可以加以區別。如果聲音上不分，我們就得在這一點上來“突破形式”了！

𠂔；

(3)另一形体形旁改換，如：祕秘、豬賭猪、胆蛆、懶懶；

(4)另一形体增加表音部分的形旁，如：粘糊、挂掛；

(5)另一形体增或減筆畫，如：竺竺、宜宜、廚廚。

(三)減少偏旁成新形聲字，如：蝨蝨、很很、浪浪。

(四)另作會意字，如：豚后、菌屎、淚淚。

(五)另作形聲字，如：茲鹽、閉閉。

像這樣的情況就是異體字來源之一，造成簡化字數的基礎。簡化方案草案中間“擬廢除的400個異體字表”不過把比較常見的字收集起來做了部分的整理。異體字無限度地增加，應該理解也是由於統治階級不熱心為人民利益搞好文化事業，放任自流。簡化工作裏異體字處理的原則，總括起來可以有兩點精神：避免繁複和樹立規範。避免繁複中間還照顧方便書寫。例如，一些上下堆疊形式和左右平列形式的字，多半採用左右平列形式^①。這是為了書寫的方法逐漸定型化，好為拼音文字的形式打底子。樹立規範表現在廢除訛體上，如“件件、刊刊、準準、盼盼、訊訊、……”之類；但同時也順着演變的趨勢，承認了一些筆迹小有出入的字，如“致致、羨羨、盜盜……”之類。

漢字發展史上只有統治階級壟斷性質的“書同文”的整理；像這樣展開全國性討論以人民大眾約定俗成的“俗字”為歷史基礎的簡化方案，真是史無前例！

隨着祖國偉大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建設相應而來的文化高潮將會從這文字改革的第一步繼續增高。

(1955年2月)

①如“整敬、峯峰、崖崖、慙慙、袈袈、羣群、鸛鸛……”，同時也照顧習慣用的頻率，以“約定俗成”的原則為中心。漢字的問題最複雜，就在於不能機械。

關於《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編製經過的

幾點說明

曹 伯 韓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體例上有一些局部性的矛盾。這和編製這裏面幾個字表的过程有關。草案裏面雖然有一些說明，但是並不詳盡，不容易讓人家明白。因此各地同志們提出的意見中，也表現了對草案上某些現象的來源不了解。我在這裏作一些簡單的說明，以供參考。

(一)留用異體字的原則和選定簡化漢字的原則並不完全一致。草案第二表上說“本表對於異體字的處理原則是盡量選用筆畫簡單的，印刷上已有而又符合於一般手寫習慣的字，或印刷上用得較普遍的字。”這不意味着以選用筆畫簡單的字為主要原則，下面還有一個“符合一般手寫習慣”的條件。事實上是選用較普通的字為主要原則，只有在不違背這個原則之下才兼顧筆畫簡單這一點。因此像“麤、杰、耑”等字，筆畫雖然比“麟、傑、專”等簡單，但是除了人名及文人書信上，平常很少用到，面貌是一般人不很熟悉的，草案上就不留用它們了。

同樣，“淒淒、準準、淨淨”肯定為從“冫”，“盜盜、羨羨”肯定為從“讎”，也是由於認為習慣上已經把後面兩字作為從“次”，把前面那些字仍舊作為從“冫”，所以就沒有把它們統一起來（但這一點是否完全符合事實，自然還值得研究）。

第一表中的異體字，完全是按筆畫簡化的原則處理的。例如“跡蹟迹”三字，按照處理異體字原則，本來是應該選用“跡”字的，但是因為

“迹”字在三个字中間是筆画最少的，所以就決定選用“迹”字。至於為什麼有一部分異體字是在第一表裏面處理的，這又和處理簡體字的过程有關。因為研究筆画簡化的問題大体上是以常用字為範圍的（原先是用2000常用字表，後來又參考了3500常用字表），所以某些常用字就用筆画簡單的異體字來進行簡化了，而常用性較小的字就沒有考慮它的異體字如何處理的問題。至於常用字以外，有少數筆画太多而仍舊通用的字（如鬪），還是考慮簡化。

第一表中的簡化漢字，有的是已有銅模的，它們不只是異體字，還包括一些同音代替的字。在編表的時候，沒有打算把這些字另列。

（二）處理異體字原則還有如魏建功先生所說的“照顧方便書寫”和“廢除訛體”的兩點（見《漢字簡化的歷史意義和漢字簡化方案的歷史基礎》，本書31頁）。如“峰峯、慚慚、群羣、鵝鵞”等字多半採用左右並列的形式，是為了方便書寫。如廢“刊”留“刊”，廢“準”留“準”，是為了廢除訛體，樹立規範。但這兩個原則並沒有完全貫徹，因為同時要照顧習慣。像“崑、崙”之類，習慣上很少用左右平列的形式，“盜、羨”等字習慣上已經改為從“次”，所以就不拘泥上面的原則了。草案的最高原則是儘可能照顧習慣，使它羣眾化一些。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則。

（三）第二表原名《異體字統一寫法表》，它的初稿和目前發表的有顯著的差異。

第一，它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印刷體（老宋體）與書寫體（印刷用的楷體字）有歧異的字（僅舉出字例），字體一律從書寫體；第二部分是其他的異體字，就是現在發表的這一類字。第一部分舉出的字例，如“兪、陝、全”的從“人”從“入”，“召、負、解”的從“夕”從“刀”，共四十餘組。但因為牽涉的字太多，出版界認為目前的技術條件還不能在鉛字銅模的改製方面解決這個問題，要等到刻製銅模的技術改進的工作完成

以後，能大量改製銅模的時候，才能夠實行，所以暫時沒有發表。

第二，初稿上第二部分的異體字比較收得多，而且把798個經過簡化後的繁體字也作為異體字列入了，一共約有一千八百組，每組異體字數目不等，如“幫幫幫幫”一組四個字，排列是按音序。後來覺得這個表的内容過於複雜，其中有些字，如“貊貉、洩洩、屣蹤”之類，全組是生僻的，如“轄轄牽”“梅模霖”之類，第二、三個也是生僻的；還有些字如“鋪鋪”“霉黴”之類，意義上有些小的差別；因此加以精簡，把不大常用的及意義有差別的字酌量刪除，第一表已有的字也不重複，同時把異體字較多的組拆開，以被廢除的字為主，仿第一表一個對一個的形式排列，這樣就形成了目前的《擬廢除的400個異體字表》。但在刪改中，有個別的字該刪的沒有刪，而不該刪的倒刪去了。

(四)《798個漢字簡化表》沒有普遍地簡化偏旁(部首)，如“金、酉、糸、食、馬、鳥”等，筆畫較繁，都沒有簡化，其原因只是避免因類推而影響太多的字，並不是為了這些部首偏旁在各項工作中還有全部保留不改的必要。比方“圓”簡為“元”，“爲”改為“為”，和原來的繁體字完全不同，已經不包含“口”部“爪”部了，但是不至於因為這兩個部首的變形而影響其他同部的字如“圃因爬爵”等，這就不發生上面所說的那個問題。如果把“繩”簡為“繩”，“鐘”簡為“鍾”等等，就會影響“糸”部“金”部等所屬的許多字如“釘針釣鉤釵紅結細紹紳”等，使這些右旁簡單的字也得跟着改變。這種簡化偏旁的辦法在簡化草案的初稿上已經採用過。當時僅僅在二千常用字範圍內進行簡化，就得改造一千六七百字的銅模。因為在目前印刷條件上需要幾年才能完成任務，所以那樣的辦法就放棄了。現在表上還保留了“齒、龍、虎”等部首的簡化，是因為字數不多的緣故；但體例上是否有問題，自然值得討論。“閱”字本來已改為从“門”，因為有人認為習慣上還沒有从“門”，與“關閨”情形兩樣，所以仍

舊从“門”。当然这些情况还是值得研究的。

(五)類推与从俗兩個原則，在第一表中正和第二表中一样，是結合应用的，但因此也就發生了矛盾。例如为了分別“瀘滬”二字，規定“瀘”簡为“沪”，“滬”簡为“沪”，但其他从“盧”的字並沒有按“户”形類推，仍舊从俗作“户”。为了分別“淪、滄”二字，規定“淪”簡为“沦”，“滄”簡为“沧”，所有从“侖”从“倉”的字都按照这个規定類推，常用的並照改銅模，这又和習慣上一律从“仑”的寫法不合。“賓”簡为“宾”，許多从“賓”的字都改从“宾”，在社会習慣上有更簡單的形式如“浜、浜”等沒有采用；这中間还有分別“洋涇浜”与“哈尔滨”的“浜滨”二字的意思。像这样有時類推有時不類推的情形还有。大致可以說，凡是不按系統類推的字，都是依照習慣寫法个别解决的。凡是類推可以引起衝突的，也采用个别解决的办法。例如“疫”簡化为“疙”，“臆”簡化为“肱”，如果还有一个什麼“瘰”病，也照“肱”字類推为“疙”，就和“疫”病相混，因此“瘰”字就可以不簡化。（按“瘰”字《辞海》裏也沒有收，恐怕是新出現的異体字。）

(六)第一表和第三表的用意不同。第一表所列798个簡化漢字是要用在印刷上面的。为了少改銅模，有些比較不常用的字如“儕、霽、邇、賁”之類就不打算簡化了，所以沒有列入第一表；可是手寫行書是可以应用第三表的偏旁類推使这些字簡化的。第三表的說明，已經指出“本表所列簡化寫法原則上可以類推”，那就当然可以類推到这些字，並不必因为印刷体沒有簡化就仍舊寫繁体。至於“習慣上不能類推的字，就以《798个漢字簡化表》作標準”這句話，也許說得不夠清楚，实际上是指某些通行簡体偏旁不合規定的，如“過”作“过”，不作“遇”之類，在手寫時就不必照偏旁表類推为“遇”，可以按《798个漢字簡化表》寫成“过”。

因为第一表照顧印刷上少改銅模，所以編表精神是列举的，是个別

解决的，改一个算一个，不是類推的。在一定範圍內应用了類推原則來進行簡化，也得把類推到的字一个一个地規定下來。第三表用在手寫行書方面，原則是類推的，除通行簡体有特別寫法的以外，類推一般是不受限制的（但像“瘡”字之類既不常用，類推又和其他的字衝突，自然也是不類推的好）。

（1955年3月）

關於《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幾個問題

曹 伯 韓

一 漢字筆畫爲什麼要簡化？

漢字筆畫簡化問題的提出是從兩方面來的：一方面，識字教學中的寫字部分碰到了困難，有些筆畫太繁的字，如鑿、顛、豐、鸞、豔、鬱之類，小學生和成年工農初步學習的時候，很不容易寫到一個小方格裏去，也很難記清楚它們的筆畫；另一方面是一般人在工作或學習的時候不得不使用文字工具，但筆畫太繁的字寫起來耽擱時間，妨礙效率的提高，因此大家不但使用通行的簡體字，而且紛紛創造新簡體字。這些新簡體字，寫法不免分歧，往往彼此看不懂。由於前一種情況，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就主張由中央文教機關宣布承認簡體字在學校教育中的合法地位。由於後一種情況，就有人主張統一規定常用簡體字的寫法，作為共同使用的標準。

二 簡繁並用？還是以簡代繁？

曾經有人主張簡體字和繁體字並用，認為簡體雖然可用，但繁體也不必廢，听人隨意採用最好。這是從知識分子的方便來看問題的。一般初學文化的羣眾和識字教學工作者的看法就可能不一樣，因為他們苦惱的就是一個字有幾種不同的寫法，使學習負擔加重。同時出版工作者也不贊同，假使幾種不同寫法都用在印刷上的話，那麼校對工作會因為字體不統一而增加麻煩，印刷器材上也要多囤積一些鉛來鑄不同體的

鉛字，浪費掉資金。

因此我們主張正式採用簡體字，就是要用它在一般書報上來代替繁體字。

三 只是手寫簡體合法化不行嗎？爲什麼 要改變書版用字？

反对把簡體字用在書面上是有一方面的理由的，因为簡體字主要是爲書寫的便利而創造的。虽然过去民間文藝刻本有用簡體字的，那只是因为木刻費事，除了印刷統治階級那些聖經賢傳以外，一般書版用字，採用簡體比較便當；現在鉛字排印，鑄字容易，就不必論繁簡了。而且就認字來說，筆畫繁簡沒有多大關係，根据專家關於認字心理的研究，筆畫多的字夾在筆畫少的字中間，因为个性顯明，還容易認識些。再則書版用字和手寫行書在採用字母拼音制度的文字裏面也有分別，这是因为兩者要求有所不同，書版用字爲了看起來方便，要求筆畫明確整齊，結構方正；手寫行書爲了好寫和寫得快，要求連筆和曲綫。漢字老宋體橫輕直重，四四方方，正符合書版用字的要求；而筆勢圓轉的行書正符合手寫的要求；簡體字和行書可以結合起來。

這一方面的理由不能說不對，可是另一方面還必須考慮學習上和印刷書版上都有的双重負擔問題，這一點前面已經說過了。如果我們承認“體”字比“體”字簡單好寫，爲什麼不索性叫人家在閱讀上也只用“體”字，而要求他再學“體”字呢？像“體”這樣的字，也是可以鑄成老宋體鉛字的呀！

所以我們認為僅僅讓簡體字在手寫方面合法化還不夠，還必須在一定條件（如筆畫楷化）下作為書版用字。只有作為書版用字，才能夠達到以簡代繁的目標。

四 既然要求書版用字和手寫形式一致，爲什麼 不採用行草書來全盤改造書版用字呢？

我們雖然主張盡量求得書版用字和手寫行書的一致，但是同時也不能不承認這兩種字體之間的差別。自然，像“灶”和“竈”，“體”和“體”這樣差別很大的字是不應該讓它們在書版上同時存在的，也就是說，楷書簡體字和楷書繁體字的差別是應該消滅的，可是一般楷書和行書的差別只是筆勢上的不同，在字形結構上還是彼此相關聯的，這在學習上並不引起多大的困難，而且像前面說過的，兩體並存有它的好處。這樣，我們就只要改動一部分楷書字，就是改動一部分書版用字，而不必採用行草書來全盤改造書版用字。

從手寫方面着想，草書也只能有條件地應用。因為草書的筆畫往往沒有規定，又穿插和屈曲過多，不容易學習；草書過分簡略，字形往往分別不清楚，妨礙閱讀；草書打破偏旁系統，不容易記住；只有一部分比較容易學容易認識的草書字可以採取。在初學的時候，行草書總是不容易掌握的，只能從楷書簡體入手。

五 爲什麼像“駟”“鍾”“酖”這類的字，只簡化了右半 邊，不把左半邊一起簡化呢？

本來有些筆畫多的偏旁（部首）如“言”“金”“酉”“貝”“頁”“見”“車”“門”“佳”“食”“馬”“魚”“鳥”等，都是值得簡化的。但是為了避免牽連各部裏所有的字，所以就不簡化了。例如“馭”“軋”“計”“針”“財”等字右半邊很簡單，就不必因為簡化偏旁而改動它們。這是儘可能少改動印刷用字的方針。

儘可能少改動印刷用字的方針是由目前技術條件決定的。因為在

目前，印刷上刻製銅模的熟練工人不多，進度不快，全國鉛字銅模規格又不一致（例如同是新五號字，高低大小就不一致），如果要改動幾千個銅模，所花的時間是相當長的，這就會把實行漢字簡化的時間拖延很久。所以除了最必要改動的幾百個字以外，其餘都不必改動。

這一點也是不能用行草書來全盤改造書版用字的理由之一（一個次要的理由）。

六 既然整理漢字，爲什麼不把形聲字徹底改造一下，比方把“豸 豸 豸 牛 馬”合併爲一個部首，把“奸 妒 嫉……”等字的“女”旁改掉，把表音不合式的聲旁改成合式的（如把“馭、馳、馴”改成“駙、馱、駒”）？

這個主張曾經有不少的人提出，但是它本身有許多困難。就掉換聲旁來說，比方要把“洛格客”“涪陪部剖菩”的聲旁分化，就很難找到完善的辦法。“客”還可以改成“寬”，但“洛”就不好改。至於“音”，是不單獨用的，我們就不知道它念什麼音，假定和“剖”同音吧，那麼“涪部”可以改為“決郁”，但“陪菩”又怎樣改呢？“裴”的聲旁“非”也是要改的；“蒲”的聲旁“浦”太複雜，只用“甫”又不能表示“菩”的音，而且另有“莆”字，讀音不同，所以徹底改造的結果，就會走到把聲旁改成拼音的“拼音形聲字”道路。但拼音形聲字和方塊體制是不相容的，它會破壞方塊漢字內部構造的平衡規律，而弄成臃腫不堪，怪狀百出，筆畫也可能比原來的字更稠密。

整理形旁也是困難的。比方我們認為“驕”字（據《說文》是六尺高的馬）現在不用來講“馬”的事情而用來講“人”，就改成“僑”，這又和“華僑”的“僑”字相混了。如果把“彳”旁和“亻”旁合併，那麼，“往”字和“住”

字、“待”字和“侍”字都沒有分別。

而且經過大大的改造之後，很多很多的字面目全非，已經識字的人又要重新來學一套，而這一套新字又遠不如拼音字那樣適合於打字排字等現代技術，人們就會說不如干脆改成拼音字。所以，即使這個主張本身的困難能夠克服，客觀上還是行不通的。

同時這個主張也是和上面說的少改動印刷用字的方針相抵觸的。

如果我們不打算徹底改造形聲字，那麼“奸妒嫉……”等字的“女”旁也就不必管它。因為一般人並不都是拆字先生，用字的時候並不會拆開來講，既然用慣了，不妨將就用用。

七 簡體字往往和漢字原來的系統不合，造成混亂，

為什麼不加以合理的調整？

的確，簡體字和漢字原來的系統是有矛盾的。最顯著的例子是簡體字把許多不同的偏旁都簡化成一個“又”字，如“漢、歡、鷄”簡作“汉、欢、鸡”，如果按“漢”字類推，“欢”應該是“歎”字；如果按“歡”字類推，“汉”應該是“灌”字；如果按“鷄”字類推，“汉”應該是“溪”字。可是習慣上既然那麼用，社會上已經廣泛通行，用起來就很方便，我們就不必按漢字的原有系統去修改它們。如果修改了，人們不認識，反而不容易推行。所以為了儘可能減少推行的阻力，我們在原則上是只採用社會上通行的簡體字為簡化漢字的，非萬不得已不採用不通行的簡體字。這就是“述而不作”的原則。

但是如果要增加一些簡化漢字，我們就儘可能按形或音的系統來類推，例如“澤、擇、譯”等字“睪”旁都簡成“丩”，“療、僚、撩、遼、潦、瞭”等字“寮”旁都簡成“了”。

八 既然採取“述而不作”的原則，爲什麼還有少數 不容易認識的字(如尘、灭、泅)呢？

“述而不作”原則的根据是“約定俗成謂之宜”的規律。一個字的開始出現，是“約定”階段，這時候有的人覺得好用，有的人不認識，有的人覺得不順眼；後來用開了，大家都認識，並且習慣了，這就到了“俗成”的階段。經過了這兩個階段，大家就認為這個字可以用，這就是所謂“宜”。因此我們“述而不作”就是只採用已經完成了“約定俗成”過程的那些字，以便推行。可是如果因此就束手束腳，連一個新簡體字也不敢採用，這又會使得那些簡化得很好的易寫易認的簡體字都拋棄了，特別是筆畫太繁而沒有通行簡體的字得不到簡化的機會，這似乎也不好。其實從“約定”向“俗成”階段發展不過是時間遲早的問題。在必要時，採用幾個新產生的簡體字，應該是可行的。像“鑿”“顛”這樣筆畫複雜的字，誰能說不應該設法加以簡化呢？至於“尘”(塵)“泅”(漿)“泅”(醬)等字，原是古字，見於《康熙字典》(泅泅原作泅泅)，同時在市場上也有人在使用，這似乎也容易用開。“灭”是“滅”的一部分，又可以解釋為用一個東西蓋住火使它消滅的形象，在學習時也容易記住。總而言之，只要對於羣衆用字有利，為了少數字而給知識分子帶來一點麻煩，大家大概也不會計較的。

以上幾點是帶有原則性的問題，特提供大家討論，希望多多賜教！

(1955年2月)

爲什麼要分別規定簡化漢字和手寫偏旁

曹 伯 韓

簡化漢字主要包括兩種來源：(1)簡體字，例如“独”“体”是“獨”“體”的簡體字；(2)代用字，也就是同音假借字，例如“凡”“谷”是“攀”“穀”的代用字。這裏只就簡體字談一談。因為簡體字在簡化漢字中佔最主要的地位。

曾經有一種意見，認為簡化漢字(這裏是指簡體字，下仿此)只是為手寫方便而創造的，在閱讀方面並沒有採用簡化漢字的必要，因此印刷體可以不改用簡化漢字。又認為各國文字差不多都有印刷體和手寫體的分別，這種分別與我們的楷書和行書的分別差不多，而簡體字和行書同屬於手寫範疇，是可以結合起來的，因此我們只須把手寫簡體統一規定一下，讓簡體字在書寫上合法化就夠了。

另外一種意見，認為採用簡化漢字為印刷體是必要的，印刷體必須與手寫簡體一致，免得初學文化的人要學兩套字體，增加學習的負擔。認為外國用拼音文字，手寫體和印刷體的分別只在幾十個字母上面，學習自然不難；漢字常用的太多了，如果分成兩體，就不容易學習。因此我們要規定的是印刷上應用的簡化漢字；至於手寫簡化，各人隨便寫，無從規定。

還有一種情形：如1935年上海雜誌界提倡手頭字的時候，所用印刷體的簡化漢字是不改偏旁的(這裏偏旁是指部首，但在《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草案》裏面還包括了其他構成部分)，如“論”作“論”。過去有些書

籍上以及注音漢字裏面的簡化漢字也不改偏旁。原因是避免牽動其他的同偏旁的字要改鉛字銅模；要改動幾千字的鉛字銅模，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樣，改革的實現就得拖延較久。根據同樣理由，現在也有人主張在不改偏旁的條件下採用通行的簡化漢字為書版用字。

另外一種意見，認為採用簡化漢字印刷書刊而不改動原來的偏旁，是簡化得不徹底。往往在一個字裏面，繁的部首和簡的聲旁不相稱。如果把这些簡化漢字作為手寫的範本（學生寫字是照着書上的字寫的），還是不好寫。

根據以上意見和事實，我們認為簡體字在手寫方面應該合法化、規範化，把它作為識字教學中的寫字教材；而在印刷方面也應當使字形結構與手寫體的簡體字一致或接近，但不必把所有的手寫簡體字都製成銅模，作為書版用字。

手寫的簡體字還有個不統一的問題。如果對於手寫時任意創造簡體字的情形完全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那是不對的。事實上在文書手稿上已經發生了由於簡體字的混亂而妨碍彼此了解的毛病。所以簡體字應該經過整理，應該規範化。但並不是馬上限制人們一定要照規定寫，因為這是不容易辦到的。統一簡體字首先要靠印刷物採用規定的簡化漢字。同時學校一定要拿楷書簡化漢字和簡化行書作為寫字教材來教，規範化才會發生效力。

為了照顧印刷方面改製銅模的困難，凡是字形結構與手寫簡化字接近的書版用字，不改銅模。附屬字較多的部首或其他偏旁，可以規定它們的手寫簡化形式與繁體對照，在寫字課特別教學，這樣附屬字聲旁如果沒有大改變的，整個字可以不改，也可以不改銅模。

手寫簡化偏旁和繁體偏旁的差別如果是有規律的，經過短期學習

~~~~~  
就可以掌握，所以規定一個包括若干偏旁的手寫簡繁對照表，就可以解決很多字的寫和讀的問題，不必改變太多的銅模。

另一方面，有些字沒有通行簡體或有而不够簡的，我們也得建議採用新產生的簡體字——當然要具備易認易學的条件，數目也不能過多。

(1955年2月)

## 簡體字的結構

黃伯榮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製訂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已在《中國語文》31期、《光明日報》文字改革欄、《語文學習》41期上發表了。這無疑的是我國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簡體字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它不是少數人閉門造出來的，而是許多年代以來人民大眾逐漸創造出來和通行起來的。我們只要拿《草案》看一遍，那裏面的簡體字一定有很多是我們日常使用着的。照我推想，一般識字的人對這些簡體字都不會有完全生疏之感，但也可能有極小部分簡體字是比較少見的。這少數“生字”稍為記一下也就不生疏了。因為很多簡體字的結構有規律可尋，有些簡體字還保留繁體字的輪廓，有些是借用同音字代替，所以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不用怎麼樣猜想就可知道它是什麼繁體字的“化身”。為了便利學習簡體字的人了解和掌握簡體字，這裏想談談798個簡體字的結構。

簡體字的構成方式雖是多種多樣的，絕大部分有它的規律，只有少數例外。大致說起來，它的形体結構可分三類：第一類是繁體字減去一部分的，第二類是繁體字整個簡化的，第三類是繁體字部分簡化的。試把798個簡體字按照上述三類說明於下。

一 繁體字減去一部分的——這類簡體字是減去繁體字一部分筆畫而成的。被減去的部分，有的在左邊，有的在右邊，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中間等。

(1)減左邊的：录(錄) 兒(貌) 粵(聘) 务(務) 条(條) 令

(幹) 复(復) 亏(虧) 然(燃) 火(伙) 布(佈)

(2)減右边的: 𠂔(敷) 号(號) 杀(殺) 亩(畝) 乡(鄉) 采  
(糴) 果(糶) 虽(雖) 类(類) 克(剋)

(3)減上部的: 处(處) 云(雲) 厘(釐) 洼(窪) 儿(兒) 系  
(繫) 向(嚮)

(4)減下部的: 巩(鞏) 丽(麗) 尸(屍) 式(貳) 虫(蟲) 御  
(禦) 筑(築)

(5)減外部的: 开(開) 𠂔(圖) 朮(術) 辟(闢) 皇(凰)

(6)減中間的: 疖(瘡) 寻(尋) 压(壓) 夺(奪) 厌(厭) 奋  
(奮) 庀(麼) 累(纍)

(7)其他: 际(際) 标(標) 时(時) 杆(桿) 阳(陽) 扫(掃)  
妇(婦) 癰(癰) 踊(踊) 垦(墾) 恳(懇) 复(覆) 飞(飛)  
习(習) 𦉳(鑿) 点(點) 声(聲) 医(醫) 莖(藹) 丰(豐)  
灭(滅) 随(隨) 郑(鄭) 伯(佰)

這類簡體字中值得注意的是同音減筆字，如“然”和“燃”，“火”和“伙”，“舍”和“捨”，“累”和“纍”等。這種簡筆字從形体看，是把繁體字減去一部分；從聲音看，可以說是“同音代用”字，就是說借用筆畫少的音同形近的字代替原字。從前把“關係”寫成“關𦉳”，這個“𦉳”字就算作別字。將來簡體字正式公布以後，“𦉳”字取得了代替“係”字的“合法”地位，那麼“關係”的“𦉳”就不再是別字了。同音減筆字絕大部分是古代的寫法。比方“然”字從前就是“燃”字，下面四點就是“火”，後來借作“雖然”“然而”的“然”，就再加上個“火”旁作“燃”，也就是由一個字分化成兩個字了。這種分化出來的字很多，如“鬚鬚”是從“胡須”分化出來的，“菓”“蓀”“蓆”是從“果”“麻”“席”分化出來的。現在把分化出來的字還原，仍用原來的字，可以減輕認字和寫字的負擔。

## 二 繁體字整個簡化的——用筆画簡單的字來代替繁体字。

(1) 用筆画簡單的字來代替的： 灶(竈) 圣(聖) 坛(壇)

卢(盧) 旧(舊) 凭(憑) 卫(衛) 护(護) 备(備) 异(異)  
 杀(煞) 击(擊) 龟(龜) 体(體) 灵(靈) 杂(雜) 众(衆)  
 头(頭) 归(歸) 床(牀) 响(響) 画(畫) 衅(釁) 从(從)  
 从(叢) 尔(爾) 斋(齋) 长(長) 尽(盡)

(2) 用筆画簡單的同音字來代替的： 干(乾) 交(繳) 付(副)

后(後) 别(譬) 千(韃) 板(闆) 迭(疊) 玉(鬱) 斗(鬥)  
 只(隻) 只(祇) 岳(嶽) 才(纔) 冲(衝) 丑(醜) 凡(鑿)  
 谷(穀) 元(圓) 于(籲)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2)的同音代用字，它和上面說的同音減筆字有相同地方，就是兩者都是用同音字來代替繁体字，但也有不同的地方。从形体看，同音減筆字还保留繁体字的一部分，同音代用字却用一个很不相同的字体代替繁体字。从意义看，同音減筆字和繁体字的意义原來是有一部分相同或相近，繁体字大都就是它的“分化字”。如“布告”和“佈告”，“火食”和“伙食”是相通的。又如“卷”原來就是“捲”，“采”原來就是“採”。可是同音代用字和繁体字的意义往往相差很远，甚至毫無關係，如“付”是“給”，“副”是“次”；“斗”是量器，“鬥”是打架。虽然也有在古時通用的，如“岳”“嶽”都是大山，但現代一般人只知道“岳”是“岳父”，“嶽”是“山”。又如“匹”“疋”本已通用，但現代人一般計算馬用“匹”，計算布用“疋”。这种本可通用的字在同音代用字裏佔少數，多數同音代用字是意义不相干的。

同音減筆字和同音代用字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這兩種簡体字的意义都比原來的字增加了，就是原來由兩個字來負擔的意义变成由一个字來負擔了。如“布”指棉布、麻布等，“佈”指公佈、佈置等，現在

用一个“布”字來代替“布”“佈”兩個字；“玉”指寶石，“鬱”指“愁悶”，現在用一个“玉”字來代替“玉”“鬱”兩個字。這樣，會不會引起意義上的混亂呢？不會的。因為這種同音字一般要跟別的字結合起來組成複合詞，如“棉布”和“布置”，“然燒”和“然後”，再加上在一定的上下文裏，自然不會發生誤解了。再說選用的同音字和廢去的原字一般是含義比較簡單的。讓含義比較簡單的字加上一個簡單的意思，不致引起認字用字上的多大困難的。如“伯”用在“伯父”上，“佰”指數目，這兩個字的意義都很簡單，讓“伯”兼有“佰”的意義，不會引起認識上的困難。同例，用“皇”兼“凰”字，“皇”只用於“皇帝”，“凰”只用於“鳳凰”；用“干”兼“乾”字，“干”一般只用於“干涉”（“干戈”“干支”的意義一般已不用），“乾”只用於“乾燥”；用“后”兼“後”字，“后”只用於“皇后”，“後”只用於“前後”。因此，這樣簡化以後，可以減少認字寫字上的困難，不會引起意義上的混亂。

還有一個簡體字代替兩個繁體字的，如“从”代替“從”和“叢”，“杀”代替“殺”和“煞”。更有代替三個字的，如“系”代替“係”和“繫”，加上原來“系”字的意義，就負擔了三個字的意義了。這些簡體字，跟上面說的同音代用字一樣，不會引起意義上的混亂的。

在這裏我想附帶談一談，如果採用同音代用的方法選定簡體字時，最好能選用同音而同聲調的字，否則造成一字兩讀的麻煩。如用“于”（ㄩ）代“籲”（ㄩˊ），兩字的聲調不同。如果能照顧方言，那就更好。比方用“玉”代“鬱”，在北方話是同音，可是在南方某些方言裏，“玉”字就要有兩個讀法了。

再有用“干”代“乾”、用“交”代“繳”還值得考慮。“乾”用在“乾坤”“乾隆”裏念ㄍㄢ，跟“干”念ㄍㄢ音不同，就不宜一律寫作“干”。“繳”在“繳獲”裏念ㄓㄠ，意義是“使對方交付出來”，跟“繳公糧”“繳錢”時

寫作“交”，念ㄐ 丨 乚，意思是“交給對方”有分別。因此應否用“交”來代“繳獲”的“繳”，我以為還值得考慮。

三 繁體字的部分簡化的——簡化繁體字的一部分，保留其他部分。這種簡體字字數最多，結構方式也最複雜，可是並不难記。它保留的部分大都是形符，簡化的部分大都是聲符（極少數是簡化形符的）。一個聲符變了，差不多所有的同聲符的繁體字都跟着變。因此有規律可尋，記住一個就可以類推。只有極少數不能類推的。為了便於記認，我們先把有規則的排在前面，其次是沒有規則的，把聲音相同或相近的排在最後，作舉例的說明。

〔龙——龍〕 拢(攏) 庞(龐) 垄(壟) 珑(璫) 笼(籠)

〔亻——臣〕 賢(賢) 堅(堅) 緊(緊) 豎(豎) 監(監)

〔𠂔——𠂔〕 師(師) 帥(帥) 獅(獅) 篩(篩) 螭(螭)

〔戶——盧〕 庐(廬) 芦(蘆) 炉(爐) 馱(驢)

〔乚——膚〕 慮(慮) 滬(滬) 虜(虜) 膚(膚)

這類部分簡化的字在簡體字中佔最多數，為了節省篇幅不再列舉。就上面舉的例子看，有簡化右邊的，有簡化左邊的，有簡化下邊的，有簡化上邊的，有簡化其他部位的。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如“龍”簡化作“龙”，凡是用“龍”字作聲符的繁體字，它們的聲符都跟着簡化。記住了這一點，我們就可用類推的方法，很快的學會這類簡體字。

另有一類簡寫符號代表繁體字的好幾個不同寫法的部分。為了便於記憶，為了避免類推的錯誤，把它列在下面。

〔又〕 汉(漢) 艰(艱) 劝(勸) 观(觀) 仅(僅) 对(對)

戏(戲) 鸡(雞) 邓(鄧) 赵(趙) 树(樹) 双(雙)

镊(鑷) 摄(攝) 裹(裹)

〔扌〕 执(執) 报(報) 热(熱) 垫(墊) 势(勢) 褻(褻)



〔ㄩ〕 学(學) 觉(覺) 搅(攪) 举(舉) 誉(譽) 兴(興)

〔舌〕 敌(敵) 适(適) 乱(亂) 辞(辭)

〔不〕 环(環) 还(還) 怀(懷) 坏(壞)

〔办〕 办(辦) 苏(蘇) 协(協)

〔西〕 洒(灑) 晒(曬) 牺(犧)

这些虽然是不規則的,但为數不多,大家都已習用,不致誤認。這類字有些是不能類推的。如“漢”作“汉”,但“歎”不能作“欢”,“鷄”作“鸡”,但“溪”不能作“汉”。

下面是用筆画簡單的同音字來代替繁体字的一边的。

〔秀〕 綉(繡) 锈(鏽) 〔力〕 历(曆) 历(歷)

〔下〕 虾(蝦) 吓(嚇) 〔千〕 紆(纖) 歼(殲) 迁(遷)

〔尤〕 犹(猶) 优(優)

上面把 798 个簡体字作了簡略的分類。从 798 个簡体字看,絕大部分是全國已經通行了的,只有少數是在一些地區通行或新造的。就它的來源說,有些是古字,如厶、云、气、尸、虫、从、电等。有些是解放後通行的,如斗(鬥)、拥(擁)、护(護)等。有些是由草書改寫而成的,如韦(韋)、去(長)、发(發)、为(爲)等。有些最初只通行於某方言區,後來漸漸為全國通用的,如叶(葉)、价(價)最初通行於江南吳語區,“袜”最初通行於廣東一帶。再从結構看,有些是形声字,如护、盯、钟、紆、綉等都是。有些是会意字,如“筆”簡作“笔”,上面是“竹”,下面是“毛”,合成毛筆的“筆”。又“塵”的簡体是“尘”,是“小土”会意而成的。还有一些是假借字,如假借“才”作“纔”,“斗”作“鬥”等。

由於簡体字的來源很複雜,它是約定俗成的东西,因此上面的分類难免有交叉的地方。本文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讀者記憶簡体字的結構,所以按形体結構分成三類來討論。

(1955年3月)

## 我對《798個漢字簡化表草案》的分析和意見

金 鳴 盛

這篇文章是我們根據作者的原稿整理出來的。原稿很長，在划分簡化漢字的字源和類別字，對每一個字都作了分析。因限於篇幅，我們扼要地把它節錄整理成了現在的樣子。關於意見部分，次序也略有變動。附帶說明：關於798個字的簡化原則已有數種不同的說明，究竟怎樣分才對，還值得研究。

——編 者

我們研究《798個漢字簡化表草案》，必須首先知道這些字的來歷和簡化規律，才能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見。作者沒有參加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對這個表的取材和擬製經過都不知道，現在只就個人的理解作一個試探性的研究。

798個簡化漢字，按照發生和通行時間的久暫來分，它們的來源可以分成四類：第一類是古字，指古代字書採入作為正體或別體的字。例如：“从”是“從”的古文，象徵兩人前後跟從；“網”古寫作“罔”，象形；“須”是“鬚”的古文，“頁”象人面，“彡”象面上的毛，是會意字。又如“於、個、後、氣、註、跡”等字，古時本可通用，現在規定用它們當中筆畫較少的字。第二類是俗字，指一般通用的簡筆字、手頭字，其中雖然只有一小部分被收入字典，但都是人民羣眾所熟悉的。例如“蘇聯、燈、艱難、趨勢、擔當、戀愛”等字。第三類是解放字，指人民羣眾在解放鬥爭中創造的簡體字。例如“遼遠、擁護、開關”等字。第四類是新創造的字。這類字中包括純粹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新造的一些字，例如：

“仓、卢、𠂔、𠂔、乙、𠂔、伞”等字（根据魏建功：《漢字簡化的歷史意義和漢字簡化方案的歷史基礎》一文，見本書26頁），以及由該會所採集的一些新字。後一類新字和第三類字的劃分，以《學文化字典》作標準，凡這部字典沒有收入的字，就都算作新字。

798個漢字的簡化規律，大致有九種，因而也就有九種簡化漢字：

第一種是整個形体簡化字。在這類字中，有採用古字的，如“尔、万”等；有按照草書楷化辦法簡化的，如“为、𠂔”等。總之，簡化後的字和原字比較，形体上已經完全或大部分改變了。

第二種是用特徵部分作代表的簡化字。這類字如“与、丰、习、𠂔”等，都是原字中的特殊的、不容易和別的字相混的一小部分筆畫。

第三種是省減部分筆畫留輪廓的簡化字。在這類字中，有把中間筆畫改簡的，如“风、区、𠂔”等；有把中間筆畫省略的，如“𠂔、𠂔、伞”等。

第四種是重文簡化字。這類字中，有把重文改簡的，如“𠂔”字和“𠂔”字；有把重文省略的，如“𠂔、𠂔、𠂔”等字。

第五種是部首偏旁簡化字（這裏所說的“部首偏旁”除真正的“部首”以外，還包括一小部分從字形上看類似部首的組織成分如“執”字的“幸”，“虧”字的“𠂔”等）。這類字中，有把“部首偏旁”改簡的，如“𠂔、𠂔、𠂔”等字；有把“部首偏旁”省略的，如“𠂔、𠂔、𠂔”等字。

第六種是非部首偏旁簡化字（不包括形聲簡化字和假借簡化字）。這類字中，有把原來偏旁改簡的，如“𠂔、𠂔、𠂔”等字；有把原來偏旁另換形式的，如“𠂔、𠂔、𠂔”等字；有把原來偏旁筆畫省寫的，如“𠂔、𠂔、𠂔”等字。

第七種是會意簡化字，如“𠂔、𠂔、𠂔、𠂔”等字。

第八種是形聲簡化字。這類字只包括聲符實質上有變化的一些被簡化了的形聲字。其中有聲符、意符同時簡化的，如“𠂔、𠂔”，有聲符改

簡的，如“据、种、牺”和“灯、础、艺、疙”。

第九种是假借简化字，也就是同音代替字，如用“谷、付、丑、斗、凡、于、玉”代替“穀、副、醜、鬥、攀、籲、鬱”等。

另外，还有“疋匹、侯侯、徧遍、鎖鎖”等。只是寫法不同而並沒有什麼簡化的字。与前九种合起来，可以算十類。这十類中字数最多的是“非部首偏旁简化字”，差不多佔總字数的一半。就字源来看，以俗字最多，要佔總字数一半以上。现在把各類字的数目彙列如下表（表中總数为801，比798多出3字，是因为有3个字在兩類中互見的原故）：

| 數 目<br>字 源<br>簡化漢字類別 | 古字  | 俗字  | 解放字 | 新字  | 合計  |
|----------------------|-----|-----|-----|-----|-----|
| 整个形体简化字              | 13  | 19  | 5   | 4   | 41  |
| 保留特徵简化字              | 3   | 2   | 2   | 5   | 12  |
| 部分筆画简化字              | 3   | 13  | 5   | 9   | 30  |
| 重文简化字                | 1   | 3   | —   | 1   | 5   |
| 部首偏旁简化字              | 60  | 44  | 8   | 18  | 130 |
| 非部首偏旁简化字             | 9   | 297 | 28  | 53  | 387 |
| 会意简化字                | 8   | 4   | —   | —   | 12  |
| 形声简化字                | 19  | 40  | 32  | 39  | 130 |
| 假借简化字                | 12  | 14  | 5   | 19  | 50  |
| 未简化的字                | 3   | 1   | —   | —   | 4   |
| 合 計                  | 130 | 438 | 85  | 148 | 801 |

下边，再談談我自己对798个简化漢字的幾點意見。

首先，我对“非部首偏旁简化字”有兩點意見：

一、漢字的非部首的偏旁，在造字之初，大多數和字音有關係。《798個漢字簡化表草案》中，用“堯”作偏旁的字有9個，用“僉”作偏旁的字有10個；這些字的讀音大致跟“堯”或“僉”相同或近似。類似的例子，表中可以找出很多，這就是六書中所謂的形聲字。漢字雖說是一字一音，和拼音文字不同，但由於形聲字數量很多，也就減少了不少識字的困難。我們可以說，比起象形字和會意字來，形聲字是有優點的。因此，在漢字簡化工作中，形聲的原則就應該適當注意。我以為“優”簡作“尤”，“憂”“尤”讀音相近，那是妥當的。但是把“擾”類推作“扰”，就有問題了。同樣，把“窮”簡作“穷”，把“厲、勵、邁”簡作“厉、励、迈”，也就都有商量餘地。“纏”簡作“纏”雖有古代根據，但讀音上也可能容易混亂。

二、我以為一個簡化成分所代表的繁体成分最好不要太多，不然的話，除了一般通用的簡字以外，就容易糾纏不清。例如，“又”這個簡化成分就代表十幾種形式，其中“仅”和“邓”就比較生疏。又如用“云”同時作為“會、層、壘、壇、擅、動”等字的簡化成分，也容易發生混淆。

其次，關於“形聲簡化字”我以為最好能用與原字聲符讀音相同的字來替換原有聲符；表中“础、艺、疙”三字，就南方人的讀音來說，實在與原字的讀音相差太遠了。另外，在這類字裏，“脏”是“髒”的簡化字，又是“臟”的簡化字；這種不合習慣的一字兩用的情況，我也認為不好，不如把“臟”按照“藏”的簡化字類推作“臙”。

最後，談到字數和常用字簡化的問題。

這個表名為《798個漢字簡化表草案》，而實際上只簡化了794個字。根據方案草案說明，一次不能簡化過少，也不能簡化過多，這是對的。但漢字數量甚多，究竟哪些字應該簡化或優先簡化，哪些字不應該簡化或可以緩一步簡化，原方案草案上並沒有詳細說明。以常理推論，需要簡化或先行簡化的字，不外三種情形：一、已有“約定俗成”的簡化字可

以替代；二、經常用到；三、筆画太繁。凡三種情形完全具備的字，就應優先簡化；具備兩種情形的排到第二；只有一種情形的，就得看個別情況而定。表中所列的字，具備三種或兩種情形的固然佔絕對多數，但有不少字是只具備一種情形的，如“齣、鬪、颺、癰”等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麼，已被《學文化字典》所收入的一些俗字或解放字如口(國)、无(無)、阢(階)、庀(廣)等，和《學文化字典》雖然沒有收入但是一般已通行的簡字如𪛗(建)、积(積)等，都值得考慮增添。

關於常用字簡化問題，如果拿教育部公布的1500個常用字作標準，按筆画多少把常用字中已被簡化和未被簡化的字數統計一下，有如下表：

| 筆 画   | 常用字<br>字數 | 已簡化<br>的字數 | 未簡化<br>的字數 |
|-------|-----------|------------|------------|
| 1——4画 | 94        | ——         | 94         |
| 5画    | 67        | ——         | 67         |
| 6画    | 79        | 2          | 77         |
| 7画    | 101       | 4          | 97         |
| 8画    | 133       | 8          | 125        |
| 9画    | 125       | 7          | 118        |
| 10画   | 143       | 14         | 129        |
| 11画   | 155       | 32         | 123        |
| 12画   | 137       | 26         | 111        |
| 13画   | 109       | 33         | 76         |
| 14画   | 70        | 30         | 40         |
| 15画   | 86        | 40         | 46         |
| 16画   | 54        | 29         | 25         |
| 17画   | 46        | 30         | 16         |

|       |      |     |      |
|-------|------|-----|------|
| 18画以上 | 101  | 80  | 21   |
| 共計    | 1500 | 335 | 1165 |

由上表可以看出，筆画越多的常用字，就被簡化得越多，這是合乎原則的。但是1500個常用字中，被簡化了的字只有335個，只佔簡化總數22.33%；這表明方案草案對常用字和非常用字簡化的分量規定得不大相稱。當然，把常用字全部簡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按照常用字的筆画來說，11画的字數最多，從7画到13画，字數都在一百以上，簡化比較困難。但是假定把14画以上的都給簡化，那麼它們的總數就有357個；現在只簡化了209個，而未被簡化的竟還有148個，這是值得注意的。現在僅就18画以上未被簡化的21個字——懶、爛、轉、騙、願、警、題、鬆、翻、簡、顏、顧、競、騎、霸、露、籍、繞、騰、鏢、鎮——來看，這些字是不是完全沒有辦法簡化呢？也不盡然。例如：“願”(顧)字已被《學文化字典》收入；“鬆、翻”二字可以考慮省去偏旁作同音假借；“警”字可以借用“儆”字等。總之，我認為，既然“瓊、瀏、齣、闔、癰”等比較冷僻的字都想辦法給簡化了，那麼上述21個常用字和21個以外的一些常用字如“謝、縮、縫、整、健、賽、嫌、薄”等至少也應該予以簡化。

因為個人見聞有限，上述意見不正確的地方一定很多，希望大家指教。

(1955年3月)

## 略談漢字的簡化方法和簡化歷史

王 顯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所製定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已經發表出來了。這個草案所簡化的漢字，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我們在學習上和書寫上的困難，無論是對於已經掌握漢字或者還沒有掌握漢字的人來說，都是有好處的。這是政府在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又為滿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作的重大措施之一。我想：每一個人都會懷着無比感激、無比興奮的心情來歡迎這個草案的。

從漢字一產生的時候起，人們就深切感到它的結構複雜，筆畫繁多，曾經不斷地加以改良。但是由於以往的剝削統治階級正要利用漢字的複雜繁難，使人民永遠愚昧無知，以便肆行剝削和壓迫，所以前人的改良工作，只能不聲不響地各自為政地來進行。儘管工作環境是這麼艱苦，但是他們還是給我們創造了一些很好的簡體字，特別是給我們積累了許多簡化的方法。今天的草案，基本上可以說就是他們的勤勞和智慧의結晶。

究竟前人給我們積累了一些什么簡化方法呢？為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須把798個簡體字歸一歸類，然後追溯出它們的源流，就會明白的。根據我的初步分析，798個簡體字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類如“兒”作“几”，“務”作“务”，“匯”作“汇”，“幹”作“仝”，“懸”作“悬”，“滅”作“灭”等等，都是從原字中抽取半截或半边來作為它的簡體的，可以叫做用部分代替整體的簡化法。



第二類如“棧”作“栈”，“質”作“质”，“齒”作“齿”等等，都是把原字中的重複部分加以合併或者省略來作為簡體的，可以叫做省併重複的簡化法。

第三類如“傷”作“伤”，“僅”作“仅”，“儘”作“尽”，“區”作“区”，“劉”作“刘”等等，簡化的部分跟原字的部分毫無共通之處，無論是在字形上還是在字音上。這些簡化部分實際上並不是獨立的漢字，而是簡單的符號。所以我們可以叫它符號代替的簡化法。還有“協”作“协”，“撓”作“撓”，“攝”作“摄”等等，原字中重複的部分也是用簡單的符號來代替的，也可歸入這一類。

第四類如“偉”作“伟”，“僞”作“伪”，“儉”作“俭”，“凍”作“冻”，“廢”作“废”，“摟”作“搂”等等，簡化的部分是由草體轉變來的，可以叫做草體楷化的簡化法。它跟符號代替法的不同，就在於它在字形上還多多少少地保留了原字的輪廓或痕迹。

第五類如“億”作“亿”，“儒”作“仵”，“僚”作“仵”，“劇”作“剧”，“讓”作“让”，“癢”作“痒”，“癰”作“瘟”等等，簡化的部分或者跟原字的聲符同音（這裏所說的同音，包括聲母相同、韻母相同以及聲母韻母都相同三種情況），或者跟原字同音，可以叫做改換聲符的簡化法。

第六類如“第”作“第”，“跡”作“迹”，“颳”作“刮”，“鑪”作“坛”（指形符“缶”被形符“土”所代替）等等，簡化的部分是原字的形符，可以叫做改換形符的簡化法。

第七類如“巖”作“岩”，“體”作“体”，“竈”作“灶”，“陰”作“阴”等等，原來是形聲字，現在都改成了非形聲字，可以叫做形聲改成非形聲的簡化法。

第八類如“郵”作“邮”，“態”作“态”等等，原來是非形聲字，現在改成了形聲，可以叫做非形聲改成形聲的簡化法。

第九類如“乾”作“干”，“個”作“个”，“副”作“付”，“驚”作“別”，“穀”作“谷”，“纔”作“才”等等，都是用跟原字同音的字來代替它們的，可以叫做同音代替的簡化法。這種簡化法也包括同声符代替在內，如草案中的“份”作“分”，“伙”作“火”，“佈”作“布”之類。

第十類如“倉”作“仓”，“禮”作“礼”，“棄”作“弃”，“漿”作“冰”等等，都是用原字的古體來代替它們的，可以叫做恢復古體的簡化法。就第九類中的同声符代替來說，有些代替字也就是被代替字的古體，不過代替字同被代替字早已分家，人們大都不認識代替字就是被代替字的古體了，所以本文不把它們列入恢復古體的簡化法的範疇，而把它們歸入同音代替的簡化法的範疇。

總起來說，以上十種類型又可概括為兩大類：後兩種是不造字的簡化法，前八種是造字的簡化法。在造字的簡化法中還可概括為兩類：一到四可以說是規則的造字簡化法，五到六是有規則的造字簡化法。

所謂十種造字的簡化法只是把許許多多的簡體字加以分析綜合而得出來的，並不是說每個簡體都是只用一種方法簡化出來的。例如“幫”作“帮”，既用了改換声符的方法，把“封”簡成了“邦”（《書經》《康誥》正義：“古字‘邦’‘封’同”，現在“幫”字正是讀作“邦”），同時也用了改換形符的方法，把“帛”簡成了“巾”。又如“蠶”作“蚕”，它的簡化過程大概是這樣：蠶→蠶→蚕→蚕。從《張遷碑》作“蠶”，《干祿字書》作“蚕”看來，上面的推測是大致差不多的。這就是說，“蠶”的作“蚕”，是經由改換声符，省併重複等簡化方法而定下來的。

以上說明了草案的各種簡化類型，底下就分別地從歷史上來說明它們的來源。

一、部分代替整體的簡化法：《說文》序上說：“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

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拿《說文》中的小篆體同大篆（就是《說文》中所附載的古文、籀文、奇字等等）對照一下，我們就會很清楚地看出他所說的“或頗省改”，大部分是指的用部分代替整體的簡化現象。例如：

三篇下敎部：數，覺悟也。从敎、冂。冂，尙矇也。臼聲。

學，篆文數省。

十篇上廌部：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

从廌、去。

法，今文省。

由此可見，現在常用的“學”字“法”字都是前人用部分代替整體的方法簡化下來的。《說文》中還有許多从某某省、从某某省聲的字，大約在230個以上，可以肯定這些字也是用這種方法簡化下來的。後來《韓勅碑》的“存”作“𠂔”，《靈台碑》的“盈”作“盈”，《古今雜劇》的“濁”作“𣵵”，《目連記》的“掃”作“𣵵”，諸如此類，都是用的這種簡化方法。

二、省併重複的簡化法：《說文》序上所說的“或頗省改”，除了上述的省去原字的一部分只用剩下的部分來代替它的那個方法以外，也包括了省併重複的方法。例如：

四篇下刀部：則，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

𠂔，古文則。

七篇上禾部：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舂省。

𣎵，籀文秦。从秝。

十一篇下水部：涉，徒行瀟水也。从林，从步。

涉，篆文从水。

由此可見，現在常用的“則”字“秦”字“涉”字都是前人用省併重複的方法簡化來的。“兼”字篆體原來作“𠂔”，从漢《陳球後碑》以來才簡化成現

在的寫法，把兩個“禾”字併在一起而省了上頭的一橫和下邊的一撇一捺。《北海景君銘》的“質”作“𥝌”，《鄱陽頌》的“關”作“關”，《嶺南逸事》的“剗”作“剗”，諸如此類，都是用的這種簡化方法。

三、符號代替的簡化法：這種方法早在漢代就已使用，例如《陳球後碑》把“繼”寫作“繼”，就是用“𠂔”這個簡單的符號來代替“𠂔”的。草案中“關”作“关”，據《玉篇》門部說：“關，以木橫持門戶也。関，同上，俗”，可見“关”這個簡單的符號原只代替“𠂔”，現在又進一步用它代替整個的“關”字了。宋元以來，這種簡化方法很盛行。我們只看《京本通俗小說》把“權”寫作“权”，“劉”寫作“刘”，“壞”寫作“坏”，“鳳”寫作“风”，“辦”寫作“办”等等，就可想見一斑了。草案中用符號代替法簡化的字，絕大多數都是繼承宋元人的。

四、草體楷化的簡化法：《說文》序上說：“漢興，有草書”，而隨着草書的產生，這種草體楷化的方法也就產生了。例如漢《鄭季宣碑》把“稅”寫作“𣎵”，“𣎵”就是“兌”的草體的楷化。宋元以來，這種簡化法也很盛行，例如《京本通俗小說》把“書”寫作“𠂔”，《列女傳》把“樓”寫作“𠂔”……。

五、改換聲符的簡化法：這種簡化方法可以說是隨着形聲字的產生就產生了的，並且被人們廣泛利用着。翻開《說文》，就可以找到許多例子：

十二篇上手部：𢵿，引也。从手，留聲。

𢵿，𢵿或从由。

十三篇下𧈧部：𧈧，𧈧人飛蟲。从𧈧，民聲。

蚊，俗𧈧。从虫，从文。

十篇上火部：𤇀，火氣也。从火，𤇀聲。

烟，或从因。

宋元以來採用這種方法造出來的簡體有“抚(撫)”、“宾(賓)”、“惧(懼)”、“閉(鬪)”、“灯(燈)”等等。

六、改換形符的簡化法：也可以在《說文》中找出不少的例子：

二篇下𠂔部：後，遲也。从𠂔、么、夕。么夕者，後也。

𠂔，古文後。从辵。

二篇上口部：嘯，吹聲也。从口，肅聲。

𠂔，籀文嘯。从欠。

四篇上鳥部：鷦，鷦鳥也。从鳥，莫聲。

難，鷦或從佳。

宋元以來，採用這種方法造出來的簡體有“粘(黏)”、“帛(紙)”、“収(收)”……。

七、形聲改成非形聲的簡化法：漢字發展的規律是由象形、指事、會意向着形聲發展的，可是有些形聲字筆畫比較繁多，於是前人就把它們改成非形聲字。比如“淚”字本來是“从‘水’，‘戾’聲”，《古今雜劇》把它簡化作“泪”，意思是眼中流出水來，就變成會意字了。又如“竈”字本來是“从‘穴’，‘竈’省聲”，《目連記》把它簡化作“灶”，意思是說用土或磚堆砌起來燒火的一種東西，也變成了會意字。這種例子在《說文》中也可找到：

五篇下食部：餐，吞也。从食，𠂔聲。

𠂔，餐或从水。（意思是說喝點湯水就比較容易吞下去）

十篇下黑部：黥，墨刑在面也。从黑，京聲。

黥，或从刀作。（段玉裁說：刀之而墨之，會也。）

十三篇下蝨部：蠹，木中蟲。从蝨，𠂔聲。

蠹，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說。

八、非形聲改成形聲的簡化法：由象形、指事、會意向形聲發展，一

般說筆畫總是由簡單趨向繁多的，比如“求”字本是象形，發展而為形聲的“裘”，比原來多了六畫；“一”字本是指事，發展而為形聲的“弌”，比原來多了三畫；“莫”字本是會意，發展而為形聲的“暮”，比原來多了四畫。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在簡體中由非形聲字改造來的就不多見。當然，《說文》中還是有這種例子的。例如：

二篇下行部：衍，行且賣也。从行，言。

衍，衍或从玄。

六篇下口部：囿，苑有垣也。从口，有聲。

囿，籀文囿。

九、同音代替的簡化法：由於漢字是走的用形表意的道路，不是直接用一套符號來記錄語音，創造一個新字，需要長久琢磨，因此，文字的產生就遠遠落後於社會發展的需要。既然新詞隨着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產生，新字却不能急切創造出來，在這種矛盾下，唯一的解決辦法，就只能採取同音代替。所以，同音代替的方法，是和漢字的命運共生死的。隨便舉幾個例子：

《詩經》《六月》：“吉甫燕喜”。——《漢書》《陳湯傳》：“其詩曰：吉甫宴喜”。

《戰國策》《燕策》：“流涕有頃而後言”。——《史記》《刺客列傳》：“流涕有頃而後言”。

《蜀志》《諸葛亮傳》：“姦臣竊命”。——《華陽國志》《劉先主志》：“奸臣竊命”。

《詩經》《關雎》：“在河之洲”。——《說文》十一篇下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繞其旁。詩曰：在河之州”。

《莊子》《漁父》：“鬚眉交白”。——《經典釋文》：

“‘鬚’本作‘須’”。

宋元通俗文學作品中的用“切”代替“竊”（《三國志平話》），“交”代替

“教”(《古今雜劇》)，“動”代替“慟”(《取經詩話》)，“云”代替“雲”(《京本通俗小說》)，諸如此類，都是同音代替。草案中用“干”代替“乾”，歷史是很久了的。《莊子》《田子方篇》的“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的“乾”字，陸德明的本子就是寫作“干”；《釋名》《釋飲食》：“干飯，飯而暴乾之”，“干飯”的“干”也就是“乾”的簡字；《說文》三篇下革部：“𣎵乾革也。从革，干聲”。為什麼从“干”得聲的“𣎵”字有“乾革”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声符“干”本是“乾”的簡體。

十、恢復古體的簡化法：“說文”中有一小部分古文和籀文反比篆體簡易，這可見儘管當時的政府規定篆體怎麼寫，而一般羣眾却還是使用它的古體，許慎也就不能不把它們收進他的《說文》裏頭去。試看下邊的例子：

五篇下倉部：倉，穀藏也。从食省，口象倉形。

𠂔，奇字倉。

十一篇上水部：漿，酢漿也。从水，將省聲。

𣎵，古文漿。

由此可見，草案中的“倉”作“𠂔”，“漿”作“𣎵”，是把古文、奇字的“𠂔”和“𣎵”稍微加以改造而來的。

上面的事實充分說明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所採用的簡化方法和它所收的簡體字是有着深厚的歷史根源的。這些簡體字中有很多的字已為一般知識分子所掌握，不須重新學習；至於還沒掌握的一些字，只須記住了它們的簡化方法，學習起來並不怎麼困難，而且也不需花很多的時間就可以學會的。所以個人認為這個草案基本上是切實可行的。

(1955年4月)

## 爲準備推行簡化漢字而努力

林 漢 達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已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印發全國，徵求意見。該草案經過兩年多來的研究、討論和多次的修改，對於筆畫的簡化，字數的簡化和寫法的簡化，大体上已尽可能地照顧到實際的需要和相約俗成的原則。簡化漢字雖然只擬出了 798 個，不必要的異體字也只擬廢除 400 個，但是這些字的使用率是很高的。一般需要簡化的常用字和可以廢除的異體字基本上都已包括在內。除了個別的新添的字以外，極大部分的簡體字對我們都不太陌生，例如“歡”、“對”、“祝”、“體”、“萬”、“壽”、“齊”等。其中一部分已經通行了幾百年，有的已經用了一千多年了。不過以前士大夫階級的讀書人把勞動人民因實際需要而創造的這些簡體字稱為“民間俗體字”，“難登大雅之堂”。只有在勞動人民自己做了主人的今天，才能体会到從前被藐視的所謂“民間”正是人民大眾，被歧視的所謂“俗體字”正是人民大眾自己的東西。今天人民大眾翻了身，歷來被壓制的“俗體字”也翻了身，經過一定的手續，把它們制定為正字，這是毫不為奇的。其餘的一部分簡化漢字是老解放區裏早已通用了的，例如“擁護”、“運動”、“奮鬥”、“勝”、“敵”等。由此可見，草案裏的簡化漢字極大多數原來是從羣眾中來的，這次經過了整理，再經大家討論，提出意見，予以修改，把它確定起來，一定能很好地推行到羣眾中去。

我們必須認識到推行簡化漢字是我國文化教育上的一件具有重大



意义的事情，是關係着全國人民的大事，尤其是關係着數量極大的小学生和廣大的工農學員。在語文教學上來說，簡化漢字對於學習時間的節省和學習效率的提高是可以肯定的。先說異體字吧。一個初學的人費了好大的勁兒，學會了比如“吃”、“碗”、“杯”、“考”、“褲”、“剩”、“村”七個字，還得去認識“喫”、“盃”、“盃”、“攷”、“袴”、“賸”、“邨”。為了七個字，要學十四個，這不是事倍功半嗎？這些字還只有兩種形式，有的字有三種甚至四種形式的，那就更麻煩了。例如一個“烟”字還有異體“煙”和“菸”，一個“窗”字還有異體“窻”、“窻”、“牕”。一個“夠”字又寫成“够”和“穀”，一個“磚”字又寫成“磚”和“甄”，一個“仿佛”，還有“彷彿”和“髣髴”。這種不同的字形除了給學生增加了學習的困難以外，對於文化的提高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把這些不同的字體規定一個，作為正字，把其餘的異體廢除，這種處理是符合於人民大眾的要求的。進步的教師們一定會積極參加這種工作，為的是使學生們不再增加無謂的負擔。

以上說明不必要的異體字應當廢除，這不但使雜亂的字體求得一律，而且還能減少學習的困難。現在再來談談簡體字的推行。推行簡體字首先要打通思想，不再把將來正式公布的簡體字看做俗體字、破體字或錯別字，而把它們作為正體字看，不但自己這麼用，還要拿它們去教學生；把原來的繁體字，經過正式宣布以後，廢除不用。簡體字不但比原來的繁體字容易學，容易寫，而且也像廢除異體字一樣，減少了許多重複的字數。例如有了“才”（纔）、“碍”（礙）、“痴”（癡）、“症”（癥）、“只”（祇、隻）、“灶”（竈）、“袜”（襪）、“綉”（繡）、“虱”（蝨）、“体”（體）、“糧”（糧）等字，那些括弧裏原來跟簡體字並存的繁體字如能一概取消，這又能減少學習者不少的時間和精力。除了這一類早已通行了的，書報上也使用着的簡體字，只要把繁體字廢除，就能減輕學生的負擔以外，凡是能夠找出規律的，能夠類推的聲旁部首，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都尽可能

地予以規範化。例如，用“义”代替“義”，就把“儀”、“議”、“蟻”等字簡化為“仪”、“议”、“蚁”等；用“了”代替“寮”，就把“療”、“遼”、“僚”、“撩”、“潦”、“瞭”、“鐐”等字簡化為“疗”、“辽”、“仵”、“打”、“汀”、“盯”、“釘”等；用“韦”代替“韋”，就把“偉”、“緯”、“諱”、“葦”、“違”、“韜”、“圍”等字簡化為“伟”、“結”、“誨”、“苇”、“违”、“韧”、“围”等；用“齿”代替“齒”，就把所有帶“齒”旁的字，一概寫做“齿”旁。這種依照原來的偏旁或部首簡化的字，本來是跟繁體一致的，只是筆畫減少了一些罷了。對於初學的人幫助最大的簡化，是採用讀音很接近的字作為聲符，來代替原來難讀難認的組成部分，和把原來形形色色非常複雜的部分，利用一種不致混淆的符號統一起來。

先說採用簡單的聲符，同時又要適當地保持原來的字形這種辦法。這一類的字因為有了聲符跟意符，就是初識字的人見了，也比較容易讀出字音，推想字義。例如“胆”（膽）、“担”（擔）、“拥”（擁）、“佣”（傭）、“职”（職）、“帜”（幟）、“据”（據）、“剧”（劇）、“吓”（嚇）、“虾”（蝦）、“种”（種）、“钟”（鐘）、“肿”（腫）、“样”（樣）、“痒”（癢）、“邮”（郵）、“迁”（遷）、“远”（遠）、“认”（認）、“态”（態）、“衬”（襯）、“牺”（犧）、“窃”（竊）、“穹”（竅）、“胜”（勝）、“捻”（撚）、“鬩”（鬪）等。這一類的字照原來的形狀來看，不但難認、難讀、難寫，而且老有讀別的可能。現在一簡化，等於帶上了識字的“拐棍兒”，這對於識字教育的幫助，誰都能看得出來。老師們不妨先把已經通用的簡體字教學起來。

其次，在單字不致混淆的條件下，把原來很複雜的組成部分用一種符號來表示。這對於學習的認字和寫字有了很大的便利。例如“难”（難）、“艰”（艱）、“滩”（灘）、“摊”（攤）、“瘫”（癱）、“汉”（漢）、“仅”（僅）、“欢”（歡）、“劝”（勸）、“观”（觀）、“权”（權）、“鸡”（鷄）、“凤”（鳳）、“戏”（戲）、“对”（對）、“赵”（趙）等字，把原來的偏旁“萇”、“堇”、“藎”、“奚”、

“鳥”、“盧”、“堃”、“肖”等八種不同的繁雜的形式一律簡化為“又”，而用“又”作為偏旁的這十六個字因為有另一部分的搭配，都各有明顯的獨立面目，不致有混亂的毛病，可是比繁體字經濟得多了。這就證明我國歷來創造簡化漢字的廣大人民，尤其是印刻民間唱本等的工人（過去被指為寫破體字的俗人）的智慧。這些多年來勞動人民的成果我們應當予以鞏固和發展。

漢字簡化除了廢除異體字和採用簡體字以外，第三個辦法是漢字偏旁的書寫簡化。印刷體跟手寫體因為要求不同，筆畫就不必完全一樣。印刷體是給人看的，字體越方正越好，輪廓越明顯越好。手寫體要求寫得快、能省時，最好能連着寫。例如“魚”、“鳥”、“然”等字下端的四點一般連寫成一橫，四筆減為一筆了；“門”字七筆，手寫體“门”減為三筆了；“馬”字十筆，手寫體“马”減為三筆了。像這一類可以類推的偏旁（例如馬寫做𠂇，那麼以此類推，驅、驕、馴、騎、驚、駕等字就可以寫做𠂇、𠂇、馴、騎、驚、駕等），草案裏提出了二百五十一個。這個草案雖然還沒正式通過，老師們可以試教一下。比如說，教了印刷體“馬”字，就教他們學會寫“马”字，正像俄文字母“Д”，英文字母“g”寫做“g”一樣。這麼寫就能大大地減少兒童和工農學員寫字的困難，大大地提高寫字的效率。其實，我們自己寫字也不見得每個字都照印刷體的筆畫寫。知識分子在實際寫作中，一般都寫行草（行草也得用心寫，寫手寫體也得防止亂塗亂寫），為了結合實際的應用，好好地教學生寫手寫體是有好處的。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裏所提出的筆畫的簡化、字數的簡化和寫法的簡化，大體上就是如此。漢字簡化是進步的，切合需要的，是有利於人民大眾的事。但是我們必須估計到一切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簡化漢字就是在徵求意見的階段，也一定會遇到一些困難。有些人不大了解這種工作的重要性，有些人會反對這麼做。我們必須耐心解釋，听取他們

的意見。希望教師們大力宣傳，展開討論，協助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徵求意見，使草案能修改得更完備些。這是一件有關全國人民的大事，是我國文化教育上的一個大改革，我們必須克服一切困難，為準備推行簡化漢字而努力。

(1955年2月)

## 熱烈歡迎《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殷 煥 先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所擬訂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在《中國語文》一月號上登出來了，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文化建設方面一件大事！這幾天，同志們見了面，一談就會談到：我們在《紅樓夢》討論中，端正了我們學習古典文學的態度；我們在胡適思想批判中，認清了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分清了敵我思想的界綫；現在，我們又看到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捷報重重，跟解放一江山島的捷報相呼應，跟工業、農業建設的捷報相呼應，我們太高興了！

有些同志還特別提出來：这回，簡體字是要上書報的！你看，他們高興地讀着《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說明》的第二頁：“今後在一般書報上廢除這798個繁體字，而代以簡化的字”。好了，簡體字只是懸在書寫範圍裏的時代是過去了，它要正式走上文化戰綫，正式為勞動人民服務！

誠如韋慤先生所說：“為了書寫的便利，我們勞動人民曾經創造了不少簡體字。在舊中國簡體字被叫做俗字，沒有合法的地位。隨着人民革命事業的進展，革命的人民大眾在老解放區又創造了許多簡體字，為今天我們推行簡體字準備了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說，簡體字的發展是與人民解放事業的發展分不開的。過去簡體字被反動的統治階級歧視。現在人民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已經翻身了，人民創造的簡體字也應該隨着翻身才是。我們今天把一向只作書寫用的簡體字同時也作印刷體，用來代替繁體字，這就給簡體字以應有的合法地位。”勞動人民

所創造的簡體字取得合法地位是不容易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解放事業的勝利，我們決不可能有今天簡體字的大翻身，現在，經過人民政府領導下的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好幾年的努力：搜集，揀選，《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刊印出來了，我們當然高興！大家都知道，這個草案的刊印，不只是標誌掌握文字由繁趨簡這一發展規律而行動的勝利，並且是標誌勞動人民千百年來創造智慧的成果的勝利，我們應當珍視這一成果。大家都知道，祖國正在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這個草案的提出、實行，將大大地幫助勞動人民加速地掌握文字，提高文化，提高技術，也就是說，將大大地幫助勞動人民更好地勝利地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當然高興！

我們要認真地學習這個草案，我們要認真地討論這個草案。

這個草案一共有四個部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說明》、《798個漢字簡化表草案》、《擬廢除的400個異體字表草案》和《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草案》。另外，韋慤先生的一篇“略談漢字簡化工作”也登在《中國語文》一月號上，這篇文章對我們學習草案很有幫助。現在我們把學習這個草案的初步體會寫出來請大家指教。

### 一 要用“約定俗成”的原則來學習、討論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擬訂這個方案草案，主要是根據“約定俗成”的原則：其中關於簡體字的部分，是把搜集來的許多簡體字加以揀選，採用那些已經通行了的也就是已經得到了大家公認的簡體字，而剔除那些尚未通行的也就是尚未得到大家公認的簡體字。這個精神，也貫徹在有關異體字和有關手寫字的兩個表裏。簡而言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擬訂這個草案，是重在述，重在揀選，而不重在創造。因之，我們在學習、討論這個方案草案時，也應當根據“約定俗成”這個原則。

我們不成熟的体会，認為擬訂草案所用的“約定俗成”的原則具有如下的意义。“約定俗成”包括勞動人民在使用文字的實踐中向前發展一步的創造，包括勞動人民在使用文字的實踐中對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文字的揀選(取捨)，包括勞動人民在使用文字的實踐中對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文字的公認。

因之，我們認為，第一，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擬訂這個草案所用的“約定俗成”的原則是能夠充分地體現文字發展由繁趨簡的規律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是從“事物不斷向前發展”這個觀點來處理問題的。那麼，我們在学习、討論這個草案時，也应当用發展的觀點來学习、討論。

中國文字从起始到甲骨文到小篆到楷書到簡体的發展过程，就是文字由繁趨簡的过程。由繁趨簡表現在文字形体上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概括起來可得(一)筆画的簡化，(二)寫法的簡化。大概文字的發展，在開始一階段，總不脫象物之形；漸漸向後，便走上了象字之形。所謂象物之形，比如“馬”字，在甲骨文中是画的馬的形狀(這是画全体)，要求画得象个馬；又比如“羊”字，在甲骨文中較原始的字是画的羊頭的形狀(這是画特徵)，要求画得象个羊頭。在這時候也有簡化，比如少画兩筆，但總要求其象物之形(無論是在單用的時候或是做別的字的一部分的時候)。後來社会向前發展了，文字使用日繁了，於是替文字提出了再向前發展的要求，文字便脫離了象物之形而向做語音的記錄這個方向大步發展了。我們知道，象物之形這個造字的办法所給予文字的束縛是很大的，它是文字向前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石。不越过它，在筆画簡化方面，便大有困难，而在寫法簡化方面困难就更大。由於勞動人民的創造，由於勞動人民的推動，我們越過了象物之形的障礙石，我們走進了象字之形，这样，簡化的困难，便縮減到很小很小。比如，兩“手(又)”

持“斤”为“兵”，我們如果受兩“又”的限制，所可能做到的筆画上、寫法上的簡化便会很少很少。我們越过象物之形的障碍石，只要求做到象字之形，於是我們便可以把“兵”字“斤”下的兩“又”寫作“一”下“八”了。这就是象字之形的例子。於此可以看出所謂象字之形，是新字（簡体字）跟它的原來的字（繁体字）取得字形上的大概相似。或全形相似，这比如簡体字“齐”跟它的繁体字“齊”；或特點相似，这比如簡体字“仝”跟它的繁体字“幹”。象字之形是勞動人民在長期使用文字的實踐中所取得的創造，行書、草書便是象字之形這一創造的普遍使用。在小篆裏也就貫徹了这个精神。为文字学家許慎所特別指出的有“革”“弟”等字。文字学家段玉裁說：“有些依倣古文而製成小篆……像許慎所指出的‘革’是‘象古文革之形’，‘弟’是‘从古文之象’，‘民’是‘从古文之象’，‘酉’是‘象古文酉之形’等都是。這裏，小篆把古文‘革’的中間一部分‘臼’換寫成‘口’，用意是在改繁为簡”（《說文解字》“革”下注。我把它翻譯了，重點也是我加的）。現在我們这个草案，依我們初步体会，就是普遍貫徹勞動人民所創造的改繁为簡的象字之形的精神的。當我們看到“面”簡化做“𠂔”，“芻”簡化做“刍”，“蒼”簡化做“苍”等等，當我們看到“𩚑”簡化做“𩚑”，“寒”簡化做“寒”，“壽”簡化作“寿”等等，好多好多字，我們都感到这些都是勞動人民創造智慧的体现，我們衷心地贊揚：十分美好！在這裏我們想順便簡單說兩句也可以算是題內的話：在現在該不会有人还抬出什麼“六書條例”來說这些簡化字有哪些哪些“不合六書之条”了吧！我想当然沒有。万一有的話，我們应当注意：“六書條例”是为總結勞動人民的創造智慧而有的，它有總結得很好的，也有總結得不大適合的，再有不少未能總結進去的；並且，兩千年來文字不斷發展，而我們總是因襲前人的總結，作創造性總結的人很少。假如我們在討論時心目中还没有丟掉所謂“六書條例”的話，那麼我們便应当具有創造性地替



千百年來勞動人民的創造智慧做一次全面性的總結，而不可用那為時已久同時也並不全面的“六書條例”來範圍勞動人民的創造智慧。我們想大家都會這樣考慮。

再則，我們既然是用發展觀點來處理問題，我們在学习、討論这个草案中，便會体会到我們還有再進一步的要求：採用拼音文字。這樣的体会也是很自然的。草案說明也指示了我們：我們“決不可能在極短時期內完全改成拼音文字”，我們現在來簡化漢字，“正像拖拉机普遍應用之前，改良現有的農具仍然是有必要的”。並且希望：“通過這個草案的討論”，“大家共同努力研究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為今後進一步整理漢字和實行拼音文字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我們覺得草案這個說明，是符合文字發展規律、符合羣眾的要求的，是極其正確的。我們並不永遠停滯於簡化，但我們也不應當急躁！毛主席已經指示過我們：“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停滯，不對；急躁，也不對。

第二，我們認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擬訂這個草案所用的“約定俗成”的原則，即是“從羣眾中來”的原則。掌握這個原則來擬訂草案，這個草案便一定能“到羣眾中去”。所以，這個草案能夠勝利地付之實行，是可以預祝的。“從羣眾中來”這是草案的羣眾基礎。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擬訂這個草案時，是在為勞動人民千百年來創造智慧的成果做總結，要這個草案能體現出勞動人民千百年來的創造智慧，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並沒有選用幾個人的智慧，關起門來做倉頡。因之，我們在学习這個草案時，也應當重視這個草案的羣眾基礎，重視這個草案是羣眾在實踐中取得的成果。既然是這樣，（一）我們在学习、討論這個草案時，對於某些字，便不可以單純地從筆畫多寡上去考慮問題。比如“盥”字的筆畫比起“碗”字來要少，“袴”字的筆畫比起“褲”字來要少，但我們却準備選用那筆畫多一些的“碗”“褲”，而準備廢除那筆畫少一些的“盥”“袴”——

很顯然，“盃”“袴”的羣衆基礎是比不上“碗”“褲”來得廣的。(二)我們在學習、討論這個草案時，對於某些字，也不可以單純地從所謂“正”“別”上去考慮問題。比如，可能也還有人堅持“砲”(大砲)字才是正的，“炮”字就別了，“臥”字才是正的，“卧”字就別了，但我們就準備選用那所謂“別”的“炮”(大砲)、“卧”，而準備廢除那所謂“正”的“砲”、“臥”——這並不奇怪，很顯然，在羣衆基礎上“炮”、“卧”大佔優勢的。(三)我們在學習、討論這個草案時，對於某些字，也不可以離開羣衆在使用文字實踐中所取得的經驗來孤立地就字論字地考慮問題。比如：“璃”“離”都統一作“离”，“侯”“俟”都統一作“俟”，我們可能懷疑：這不是取消兩個不同的字的區別，會要弄得文義不明嗎？但是羣衆實踐告訴我們：明得很！在具有上下文的實際使用中，“時俟”“等俟”文義很明。並且，早就有不少人把“侯”“候”兩個字的形体區別不開了，像這兩個字，字形上的區別跟字義上的區別實在也搭配不起來，但用錯了還要算別字，實在苦人，真是合併起來好——羣衆實踐基礎提出：有好多字實在应当合併起來，只選用一個，其餘作廢。這樣辦省事，也不會引起什麼誤會。

總之，我們應當重視“約定俗成”的原則，這樣，我們在學習、討論這個草案時便不致脫離實踐地處理問題。

## 二 要重視草案的規範化的意義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所擬訂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還有它的規範化的意義。就着這個意義來說，它跟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所公布的《常用字表》不同。《常用字表》的用意是在提供給識字教學工作者及編輯通俗讀物者參考。要求在為初學文化大眾做教學工作或編輯工作時，應當首先注意教授這些常用字或注意採用這些常用字，這是《常用字表》的意義。在那時，《常用字表》還不一定要求規範化，比如“羣”

字，你如果寫成“君”左“羊”右，不寫成“君”上“羊”下，“常用字表”也不一定給你什麼拘束。《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則明顯地替我們提出規範化的要求來了。草案中的第一個表《798個漢字簡化表》中，每欄有兩行，上行是繁體字（比如“幾”在上行），下行是簡體字（比如“几”在下行），這有對照作用（比如我們一看表就知道“几”是“幾”的簡體），但這個表的作用不是止於對照，這個表一開頭還有一個說明，就是要在這個草案得到大家討論規定了以後，“每欄上行的字，除翻印古書外”，就要“一律作廢”。“一律作廢”的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繁簡兩體同時存在就必然引起文字混亂，並且要求一個初學文化的人同時學會繁簡兩體，那到不是簡化，那到是增加負擔了。所以繁體字必得一律作廢。這是很明顯地替我們提出了規範化的要求。同樣道理，這個《草案》中的第二個表《擬廢除的400個異體字表》就可以說是為規範化而製訂的。一個字有幾個寫法（比如“烟”字有三個寫法“烟、煙、菸”，這三個字就互為異體）這也必然會引起文字混亂，必然增加學習負擔，所以第二個表也提出：上行的字（比如“煙”“菸”都在上行）擬一律作廢，在大家討論定了以後，便只用下行的字（比如“烟”在下行），這也是很明顯地替我們提出了規範化的要求。這個草案中第三個表是《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這個表提出了手寫簡化的範例，比如“水”旁（在左的），印刷體仍用“氵”，手寫簡化就可以寫作“㇀”，“言”旁（在左的），印刷體仍用“言”，手寫簡化就可以寫作“讠”等等。大家都可以看出，這裏所提出的手寫簡化範例就是具有規範化的作用的。有些大草書家會把“言”旁也簡化得同於“水”旁，讓我們捉摸不透，暗自叫苦。現在好了。“言”“水”手寫簡化各有分界，可以一目了然了。所以我們也應當在手寫簡化上取得規範化。將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還打算編印各種簡化字帖，作為兒童和成人寫字的範本，這是必要的，我們歡迎這樣辦。

總看起來，草案裏三個表，一、三兩表是簡化筆畫，二表是簡化字數，在簡化方面，這三個表的精神是一致的。而貫徹在這三個表裏的另一個精神就是規範化。我們平常所念念的：“簡體字上書報就好了”，現在就可以做到了；我們平常所念念的“有些同志簡字太隨意，或者太怪，叫人認不得，如果能全盤計劃一下就好了”，現在我們所希望的也實現了，我們歡欣、興奮，這是當然的。但在這裏我們還要鄭重地提醒一下自己，尤其是知識分子，我們平常手下似乎繁簡隨意，異體通用，養成一個不夠規範化的習慣。努力點，我們所要求的規範化來了，我們應當認真地學習一下草案，以後用字、寫字再隨意、通用，便是讓自己來批評，也只好是算作別字的了。我們應當認識到，這一次大家共同討論草案的過程，也是我們認真地、一個字一個字地學習規範化的過程。我們珍視我們勞動人民智慧創造成果的規範化，我們要革掉我們的自由主義。也可能有人懷疑：是不是這一簡化會教我們已經認識漢字的人轉過來變成文盲呢？不會的！這因為這次提出來的簡體字並不算多，而尤其重要的是，草案是根據“約定俗成”的原則擬訂的，有很好的羣眾基礎，就是說，草案裏所選進的簡體字是已經通行了的並且大多數是已經普遍通行了的簡體字，極大多數的簡體字對於已經認識漢字的人是並不生疏的。所以，已經認識漢字的人，到不用太煩神於自己是不是會變成文盲。這實在不致於，不用太煩神。而應當注意的到是自己懂的“多”，所謂“繁簡隨意，異體通用”，就是剛才所說的，今後我們在用字、寫字方面要注意規範化。至於閱讀有簡體字印刷出來的書報，可以說，一般都沒有問題，大可以放心，何況我們還有一個認真地學習、討論過程呢！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優點很多，是勝利地成功了的。它是千百年來勞動人民創造智慧的結晶，它是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具有創造性的收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要求全國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熱

烈參加討論，踴躍提供意見，我們应当熱烈響應。我們還認為，我們——尤其是語文工作者，可以馬上依照草案實踐起來，寫印刷體，寫書寫體，從實踐中體認勞動人民千百年來智慧創造成果的优越，從實踐中深入地、細緻地、切乎實際地提出意見，使這一成果能更趨完美，能更好地為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1955年3月)

## 簡化漢字有利於改進語文教學

鄭 林 曦

我們的語文教學，有很大一部分時間化費在對付漢字上。這是因為漢字的結構複雜，字數多，字體紛歧而書寫又極不方便。學生學起來，要化費很多時間來認記成千個跟語詞沒有確切的語音聯系的繁複圖形，並且得一筆一畫學着默寫它們，不得差錯。但是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此教師就不得不想出種種辦法，化費很多時間來幫助學生記字音（比如：用注音字母做拐棍，利用不盡可靠的半边字等），記字形（書空，板書，摹寫，默寫等），辨字體（分別簡體繁體，改正錯別字等），還要練習鋼筆、毛筆各種書法。文字上的這種負擔，對語文教學的進度是有障礙的。總的看起來，我們中小學的語文教學效果，遠比不上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蘇聯小學四年的“閱讀課本”譯成漢文有七十三萬字，比我們小學六年全部語文課本要多出兩倍以上<sup>①</sup>。就拿學寫字來說，蘇聯小學生在入學後的第一個學期經過寫字練習，就可以大致寫得像個樣子；而我們的小學生在習字上要化很多的工夫。照現在的情況看，不少小學甚至中學畢業生的字是寫得不够整齊好看的。並不是說漢字簡化以後寫字就不成問題了。寫字是重要的，還是要好好學的，不過簡化了的字學起來總會比較容易，時間可以節省不少。

---

① 劉御：《從蘇聯小學語文課本的質和量看我們的小學語文課本》（《中國語文》1954年5月號）。

在語文教學的過程中，又常常發生一些不應有的紛爭以至於不愉快的事情。學生寫了簡體字，有些教師要給打上紅槓子，算是寫錯了，學生不服氣。在同一本語文教科書裏，同一个字會排印成不同的異體字。手寫體沒有規範化，有正楷、行書、草體，更增加認字的困難。

所有這些精力和時間的浪費，很大一部分是由漢字體系本身複雜繁難引起的。從教學方法上改進固然可以收到部分成效，但是成績往往是不鞏固的。速成識字法教學中發生的夾生、回生現象，就是一個例証。文字上的繁雜混亂和學習漢字的艱難，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不相適應。我們的主要力量應當放在培養學生的最基本的語文知識，使他得以更好地掌握各種科學技術知識，來為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而不應當在掌握文字工具本身上化費太多時間。語文教學的根本改進得依靠文字的徹底改革；而簡化漢字這種最初步的文字改革，也就給語文教學的改進帶來了不少好處。

## 二

今年一月間，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並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出聯合通知，向全國各省市的語文教師和關心文字改革的各界人士廣泛徵求意見。這個方案草案對於現行漢字作了哪些改革呢？簡單地說，有以下幾點：

- (1) 它把 798 個社會上通行的簡體字或同音代用字宣布為正式文字，原來的繁體將要廢掉不用（只有印古書例外）。
- (2) 它在若干組異體字中各選定較適用的一個作為標準，因此廢除了 400 個異體字。加上前項被廢除的 798 個繁體字，一共精簡了 1198 個繁難複雜的漢字，使字數略有減少。
- (3) 它選出了一批行草書偏旁，供手寫使用；這樣使漢字的書寫體

差不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簡化，提高了書寫的速度，並且多少劃一了手寫體的標準。

總的說來，這是一種文字的規範化，它使書寫現代漢語所用的符號體系在印刷和書寫上都比較有了標準，因而相當地減輕了學生的負擔。

對於這種改革方案，人們可能從相反的兩方面加以批評。有的人會批評它攪亂了現行漢字的體系，破壞《六書》，使已識字的人記不清，在教學上要多費時間講解等等。而另外有些人又會批評它不夠徹底，改的字不夠多，偏旁部首沒有改，倒不如乾脆實行拼音文字好。對於這一個最初步的改革來說，這兩方面的批評都有些道理。因為它是一種改革，它難免就要相當地改變一部分漢字原有的面貌，給已經識字的人造成些許一時的不便。可是不改行不行呢？不行，因為漢字體系本身已經複雜混亂得不能照老樣子維持下去了。成千成萬的工農羣眾和兒童要來學習它，使用它，我們必須多從他們的便利設想，不能專為少數已經識字的知識分子打算。實在說起來，這次改革已經相當注意到不讓已經識字的人感到很多的不便了，798個簡體字絕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已經認得和使用着的。現在不過是打算使它們合法化罷了。再就國家社會主義的工業和文化建設來說，無論是國家事務、生產建設、文化教育以至於人民日用，都要求文字學習容易，書寫快捷，規範化而不混亂。為了滿足這些要求，在漢字仍然是通用文字的情況下，字體簡化是完全必要的。而漢字如果要規範化，就只有統一於簡易而不能統一於繁難。舊日的《字學舉隅》、《字辨》一類書用繁難的漢字作為“正字”，讓人家遵用，最後這些繁體字仍然被簡體字給淘汰掉了，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同時，正因為漢字簡化是一個最初步的改革，它當然是不徹底的。徹底的文字改革，是像毛主席指示的那樣，“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



方向<sup>①</sup>。”如果拿漢字簡化來排斥拼音文字的方向，那是錯誤的保守主義思想；然而如果因為將來普遍推行拼音文字，就認為今天對於漢字不必作什麼改革了，那也是同樣錯誤的“左”傾空談。漢字簡化這一最初步的改革如能完全成功，就在人民羣眾中宣揚了而且鞏固了文字可以改革的思想。漢字簡化給掃除文盲和初等教育以及新聞出版等工作帶來的實際利益，也必然會鼓勵人們要求進一步的改革。從這方面說，漢字簡化不僅是切實可行的，而且也是整個文字改革事業所非走不可的第一步。一切擁護文字改革的語文教師和一般語文工作者，咱們都有責任來努力走好這一步。這是全國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跟咱們更有直接關係，因為這是咱們自己的事情，這對於改進語言教學有直接的好處。

### 三

漢字簡化對於改進語文教學有什麼好處呢？初步想一想，大概有這麼幾點：

第一，語文教科書比較好編了。漢字的複雜難寫，從來都給編小學語文教科書造成了不少麻煩。“人手足刀尺”是從教筆畫簡單好寫的字開始的，可是不能串連成話，不合乎課文和兒童生活相聯系的規律。“開學了”倒是聯系兒童生活和語言了，可是“學”“開”二字又那麼難寫。要想兩方面都照顧到，是很困難的。漢字簡化以後，好些常用字簡單好寫了。比如“開學了”簡化成“開學了”。“開”字不要先寫那個很難寫得對稱的“門”，“學”字上頭也只剩了三筆，不那麼枵枵叉叉難以搭配了。這教起七歲兒童來，省了多少勁！人民教育出版社這套小學語文課本，曾

---

<sup>①</sup> 馬叙倫：《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會開會辭》（《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3頁）。

在小学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爭論。有人說它先教難寫的字，不重書寫，違背了由易到難的原則。其實編者意圖本來是想多教幾個字，使學生能快點養成閱讀能力。但是漢字本身的繁難，却阻碍他達不到這個目的。漢字簡化以後，雖然不能根本解決這個矛盾，但是多少可以減少課本編寫上的一些困難，對於作到四會（特別是會寫）是有幫助的。

第二，打下了解決漢字正字法問題的基礎。學生寫簡體字，改不改呢？算他對不對呢？這個問題始終苦惱着許多教師。算他對吧，他們寫慣了簡體字，課本和一般讀物上的繁體字，他可能就不會寫甚至不認得了；而且簡體字漫無標準，誰寫的算對呢？不讓他們寫吧，自己有時也難免寫寫簡體字，有些字社會上確已通行，怎麼阻止得了呢？現在《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把簡體字算做正字，而且將來要廢除相關的繁體字。這樣不僅簡體字可以寫，而且也有了標準，避免了亂寫的可能。這有多麼好呢？廢除掉400個異體字，只是整理漢字的開始。將來可能還要研究選定一個通用字表，印刷體和手寫體也要儘量作到有規律地對應。這樣一來，學字、教字，都有了一個標準。這時候才可以認真講究“正字法”而不至於矛盾百出，不能自圓其說。漢字數目適當地精簡，不僅可以減輕教和學的勞力，而且也有助於正字問題的解決。

第三，教學寫字容易一點了。事情很明顯，不教學生寫“龜”“體”、“髒”等繁難寫法而只教他們寫“龟”、“体”、“脏”等了；不一定非寫“馬”、“鳥”、“屬”等麻煩偏旁而可以寫“马”、“鸟”、“豕”……了。這在教者、學者兩方面，都省了多少力氣！過去認為只有學問高的人才可以寫行草偏旁，而且允許他們亂寫，這是一種陳舊錯誤的偏見。如果簡易有規律的行草書的確能提高學生記筆記和寫文章的速度，為什麼不教他們學習行草書呢？为了提高學生筆記的速度和能力，蘇聯十年制學校不是連速記還要教麼？毛主席曾經指出“漢字就因為筆畫方向亂，所以產生了草

書，草書就是打破方塊體勢的❶。”適當地運用行草書，是能提高學生書寫能力的。但是行草書最怕各寫各的，誰也不認得。《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草案》規定了一些偏旁的簡化手寫方式，如果大家都能按照這種方式寫，是可以提高漢字書寫速度而又避免混亂的。自然，印刷體和手寫體很不一致，不免要多記一種符號。可是只要行草偏旁有規律好記而又不繚繞過甚，寫起來的確快捷省力，學生是會樂於學習的。

這只是隨便舉出的幾點。語文教師同志們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所體會到的漢字簡化的必要性，一定比我深切得多，希望大家熱烈參加對於《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討論，填寫“意見表”，對於文字改革的根本方針和辦法多多提出意見；如何修改使這個方案更加完善而切合實用、便利教學，也請大家多加考慮。文字改革是我們自己的事情，讓我們踊躍地走進文字改革運動的行列，現在為宣傳和推行漢字簡化而努力，也就是為將來實現我們多年的理想——中國拼音文字——而奮鬥。

（1955年2月）

---

❶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討論記錄摘要》（《中國語文》1953年6月號，又見《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95頁）。

## 廢除異體字同出版、印刷工作的關係

陈 越

漢字中有不少異體字。對於這些字，人們總是你寫你的，我寫我的，互相之間並沒有一個共同的用字標準。就是同一個人，也很少有自己的用字標準，對同一個字，在甲篇文稿裏這樣寫，在乙篇文稿裏會那樣寫，甚至在同一篇文稿裏也可能寫得不一致。這種情況，給編輯、排字、校對工作者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工作態度認真的編輯人員，為了防止文稿在排校過程中出現錯誤，協助排字和校對人員提高工作效率，對於難以辨認或前後不一致的異體字，都要仔細地逐個改過來。一部分時間、精力花費在訂正異體字上，這無形中就影響了更重要的工作——對文稿內容的思想性和科學性的審查。

如果編輯人員不過問和改正文稿中用字前後不一致的情況，那麼就只好由排字人員根據他對原稿的了解，揀用着同原稿相當的字。每一個排字人員都有他自己一般的用字習慣（這種習慣很不固定，時時刻刻受着原稿用字的影響），同時各個排字人員的用字習慣又彼此不同，所以，同一個人今天揀用“體”字，明天就會揀用“体”字；特別是一份原稿分開來由若干人揀字的時候，排出來的成品同字異體的現象就更容易避免了。

排好的校樣送到校對人員手裏，校對人員又要把異體字逐個加以統一。校對人員增加了這一額外的負擔，不可避免地分散了注意力，影

响到主要任务的完成。

一份出版物的生產，通常要經過好幾個編輯人員、好幾個排字人員和好幾個校對人員的手。由於各人對異體字的看法不一致，於是乎你改你的，我改我的，甚而剛剛才改過來，又要再改回去。有時候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有些字在原稿上本來是前後統一的，改動的人手一多，反而搞得不統一了。

在一份出版物上用字不統一，這是語文上混亂和不健康的一種現象。特別是在小學課本、成人識字課本和中學課本上，如果同一個字在不同的地方出現幾個不同的樣子，就會給教師和學生增加額外負擔。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有些出版單位就只好擬訂一個包括幾百個異體字的統一用字表。但由於選字標準不同，各出版單位的統一用字表的內容也不盡相同：甲表收這個字，乙表却不收這個字；甲表規定這個字是所謂正體字，乙表却規定這個字是非正體字，剛剛相反。下面是從三個主要出版社的統一用字表中摘引出來的一部分例子：

甲出版社：

僱、決、沖、況、館、牀、秘、證、峯、汜、綫、麪

乙出版社：

雇、決、沖、況、館、牀、祕、証、峰、泛、綫、麵

丙出版社：

×、決、沖、況、館、床、祕、×、峯、×、線、麵

這些統一用字表的實際效用怎樣呢？

首先，出版單位對於自動投稿的作者的用字，自然沒有約束的權力。就是對於約稿的作者，事實上也不能要求他先把本單位所訂的統一用字表學習一番再動手寫作；何況一位作者未必只同一個出版單位發生關係，如果各個出版單位都提出同樣的要求，作者怎能應付得了。

其次，目前我國的出版業同印刷業已經實行了專業分工，一般地說，一個出版單位的印件要委託若干印刷廠承印，而一個印刷廠要承印若干出版單位的印件。那末，印刷廠不可能為每個同它發生業務關係的出版單位設置特殊的專用字架（把所謂非正體字的鉛字從字架上廢除）是很明顯的；至於印刷廠的排字、校對人員，更不可能記得住那末多出版單位的各個不同的統一用字表。

這樣看來，統一用字的要求在寫作和排字這兩方面是辦不到了。至於出版單位的編輯和校對人員，就算他能夠把本單位的統一用字表的內容記憶得很準確，但在具體業務中要把原稿和校樣上的異體字逐個改過來，也還是非常麻煩的，而且也很難保證一字不漏。再說，目前各出版單位的統一用字表的執行情況也不是絕對嚴格的：有些規定專有名詞——人名、地名、朝代名、書名等仍本“名從主人”的原則；有些規定重印古書或編選、引用古人著作仍照原本；有些規定法令文件、領袖著作等均按原稿排印，等等。這樣一來，同一份報紙、雜誌、書籍中的用字自然不一定能夠統一，而同一個出版單位出版的不同書刊，用字就更不會統一。

由此可見，以每一個出版單位為單位來統一異體字，是費力不討好的，付出的代價與收穫很不相稱，徒然降低了編輯、校對、排字的工作效率，拖延出版時間，相應地增加出版物的印製成本。

因此，從出版和印刷工作的角度來看，由政府有領導、有計劃地統一異體字這件事，是有特別重大意義的！

編輯人員不必一一改動作者原稿中的異體字，可以集中精力審讀原稿的內容，提高工作的效率和質量。

同字異體的字既然“定於一”，印刷廠一般字架上的鉛字，非正體部分就可以全數廢除，排字人員揀出來的鉛字也就再不會一字多體；同

---

時，字架面積又具備了相應縮小的條件。因此，排字人員也可以減輕勞累和提高工作效率。

原稿通過排字這一關，異體字的情況消滅了，校對人員也就再不必在這方面分散精力，可以更好地完成他應負的任務。

另外，既然廢除了一批毫無實際效用的並非必要的鉛字，自然也就相應地節省銅模、鑄字機、字架、廠房等一系列的設備。全國印刷廠計算起來，該是一筆不小的節約數字！

(1955年3月)

## 簡化漢字對成人識字的好處

賈 援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一月間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向全國人民徵求意見，不久的將來，正式方案就要公布施行了。這件事情是符合人民的要求的，對成人識字來說，漢字簡化就更加需要了。現在我來談一談簡化漢字對成人識字的好處。

### 一 看着清楚、寫着方便

現在我們還是用漢字來掃除文盲。工農中的文盲都是成人，本來都具有豐富的生產知識和生活、鬥爭經驗，也都會用話來表達自己的意思；可是，漢字却很難掌握，絕大多數的漢字，不死記就不能念出音來，不死記也不能弄準它們的意思和用法。

漢字得死記，筆畫簡單的還好辨別些，筆畫繁多的簡直是黑糊糊的一團。識字並不是只要認得一個黑團，譬如上頭有個“夕”，底下有個“乚”，中間亂七八糟的好幾個拐彎兒帶黑點兒（龜），就算行了。要鞏固地掌握那個字，就得一筆一畫地辨別清楚。

對於工農識字課本，各地一再要求把字體放大。原因是，比較常用的字裏，有一些二十幾筆的黑糊糊的字。一個二十二筆的“體”字，要比一共二十三筆的“民、主、和、平”四個字辨別起來費勁得多。因為通常的寫法要把“體”字里的“骨”縮小到整個字面積的十分之四左右，“曲、豆”都縮小到十分之三左右。工農的識字學習主要是業餘的，上課大多在晚



上。今天，咱們的農民業餘學校裏，一般還都沒有電燈。燈光本來就不大亮，再碰到那些筆畫繁多的字，學起來就更覺得吃力了。

識字要會念還得會寫，這就難了。記得識字階段的工人學員們說過：多少斤重、多少尺長的大鐵錘，我們掄起來挺靈便，不算什麼；可是不到幾錢重、幾寸長、又小又細的筆桿兒，捏着它怎麼使喚怎麼不聽話。一筆一畫都挺費勁，寫不上幾個字就累得滿頭大汗。如果他們遇見筆畫繁多的字，一個字往往要經過分析字形、範寫、抄寫、听寫、默寫等多少遍，末了等學員們寫出來看：不是比筆畫簡單的字大好幾倍，就是使勁地把那一大堆筆畫硬塞到那個小方格里去，重重疊疊地擠成了一個黑疙瘩；很可能還寫走了樣，弄得缺胳膊短腿的。別說剛進學校的文盲、半文盲是這樣，就算是多少年沒離開書本的知識分子，碰上：“挑丁丨ㄣ”、“𠂇悶”、“<丨𠂇滅”、“𠂇𠂇一个窟窿”等，也不一定準都能把“疊、鬱、殲、鑿”等字，全鬚全尾地寫出來。

識字階段的工農學員，花費在字形上的精力和時間是很難計算的。簡化了漢字的筆畫，可以使他們在字形的辨別上，節省出很多有用的精力和時間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裏，有的字雖然也省不了幾筆，對於知識分子說仿佛不算什麼；可是，這對於剛進學校的工農學員來說，他們就省勁得多了。

## 二 擴大了漢字容易學的部分

剛剛識字的學員，怕筆畫繁多的字，同時也怕筆畫曲里拐弯的字，有的簡直分不開誰跟誰算是一筆。像龍、藏、龜、發、芻等一類的字寫起來挺別扭，很容易寫錯。《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裏，這類的字有不少都簡化了，像：“芻”簡化成“𪚩”，“龍”簡化成“龙”，“藏”簡化成“茻”，“發”簡化成“发”，“龜”簡化成“龟”等。這些字不只是筆畫減少了，同時也改變

了寫法，剛剛識字的工農學員在記憶上，書寫上，都會覺着容易得多了。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裏有好些字，字形上表示字音的部分換上了比較常用的字，而且跟它們的字音一致，像：“紕(織)、取、(職)、帙(幟)、盱(瞭)、辽(遼)、仵(僚)、汙、(潦)、艺(藝)、疔(疫)、拥(擁)、胜(勝)、达(達)、迟(遲)、运(運)、样(樣)、虾(蝦)、邮(郵)、窈(竅)”等；識字教學是要“從易到難”的，這些字把識字階段容易學的部分擴大了一些，整個地看來，也就是縮小了一些繁難的部分。

### 三 有了同音代替字可以少寫些別字

漢字裏，同音的字很多，像：“是不是”的“是”，“事情”的“事”，還有“世、市、式、士、示、室、識、勢、釋、誓、適、嗜、視、氏、逝、侍”等。這些模樣兒不同的字，都念“尸”。如果把四聲不同的“師、時、始”等都放到一起，那就更多了。到了“尸”、“亼”不分的地區，再加上“絲、死、四”那就容易混亂了。不管怎麼樣，反正這些字各有各的意思和用法。要識字，這些同音字就得分開來記住，不准用錯了地方，錯了就是別字。

哪個個詞一定要用哪個個字，這對識字階段的學員們來說，確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寫同音不同意的字是別字，是不行的，但有時寫了也就行了，像：“怒氣衝衝”有人寫成“怒氣冲冲”，“莫名其妙”也有人寫成“莫明其妙”，再有“古董”、“骨董”，“倒楣”、“倒霉”，“案語”、“按語”，“什麼”、“甚麼”等。本來，漢字裏的假借字，也可以說原來就是別字，不過大家都這麼用了，也就算對了。經過羣眾批准了的別字，就不算是別字。根據這個辦法，《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裏，也採用了一些同音代替的字。

同音代替的辦法，給識字階段的學員們減輕了不少學習上的負擔，擴大了一些字的用法。

#### 四 減少了字的一些多餘的寫法

有些漢字一個字有好幾個不同的寫法，像：“窗、牕、窻、窓”、“劫、刼、刼、刼”等。研究文字學的人可能會分什麼是“正體”、“別體”，什麼是“繁體”、“簡體”、“俗體”、“或體”等等。識字階段教這種東西够多麼困難呢？這些不同寫法的字不教，學員們在閱讀中碰見它們就是個“攔路虎”。不教他們，他們也會來問。教，那就是額外的負擔。

那些寫法不同的字：有的是換了字形表示字音的部分，像：把“鑊”寫成“鑊”，把“筒”寫成“筩”等；有的是換了字形上表示字義的部分，像：把“暖”寫成“煖”，把“紙”寫成“帑”等；有的是添上了多餘的表示字義的部分，像：“凳”加“木”寫成“櫈”，“帚”加“竹”寫成“箒”等；有的是字形上的一部分搬了家，像：把“濶”寫成“闊”，把“慚”寫成“慙”等；有的是字形上相差得很遠，像：把“小”寫成“筱”，把“乃”寫成“迺”等。這幾類不同的寫法的變化，都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留着它們，對於我們的語文並沒有什麼好處。可是對識字教學來說，實在是個不小的麻煩。明明學會了練熟了“參考”這個詞兒，但是看見“參攷”，又不認識了。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裏，打算把這些多餘的寫法，也就是異體字廢除一批，這可以使識字階段學到的字得到保證，以後在書籍、報紙上可以避免發生一些因為寫法不同而不認識的事了。這樣，就給工農學員的識字學習減輕了很多不必要的負擔。

至於初學文化的人學了繁體，又學簡體，學了甲地的簡體，不認識乙地的簡體（如“塊”字北方的簡體是坯，而南方是塊）的困難，在漢字簡化以後也可以得到解決。

簡化漢字對成人識字有以上許多好處，但是它仍然不能解除根本困難，比方說：一個字沒經過先生教或是翻字典，誰也不敢說它念什麼；

有好些模样不同的字，念完全相同的音，哪个詞一定要用哪些字，得一个个地去死記；有些字用在不同的地方还要念不同的音等等。这些都是漢字拼音化以後才可能解決的問題。

(1955年3月)

## 漢字簡化給兒童識字創造了便利條件

文 以 戰

今年一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公佈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這個方案如果正式推行，可以給兒童識字以很大的方便。我熱烈地擁護它！

教過小學的同志們都知道，教兒童識字是多麼不容易。尤其是教低年級，更是不容易！

識字教學之所以困難，主要由於漢字字形複雜，筆畫繁多。一個字是否容易識，固然不能單純看字形，還要看別的条件；不過一般來說，字的筆畫越多，認起來就越難。至於寫，不用說，筆畫越多就越難寫。這次公佈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主要的簡化方法就是筆畫的簡化。這樣一來，許多難寫的字變得好寫了，許多難教的字變成好教了。

讓我拿小學語文課本第一冊作例子來說明這個改變吧。

現行的第一冊語文課本共有生字265個。五畫以下的生字54個，六畫到十畫的108個，十一畫到十五畫的81個，十六畫到二十三畫的22個。每個字的平均筆畫數是9.7畫。對照一下簡化方案，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變化：有64個字（將近全部生字的四分之一）已經簡化，而且簡化了的幾乎都是筆畫多的字，十畫以下的字只簡化了11個，十一畫以上的就簡化了53個。經過簡化以後，這一冊課本的生字筆畫和原來的大不相同了。五畫以下的字增加到70個，六畫到十畫的字增加到138個，十一畫到十五畫的生字則減少到56個，十六畫以上的字只有一個了。每個字的平均筆畫數減少到7.6畫。

上面的數字表明：《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中的簡化漢字大大減少了課本中筆畫繁多的生字，增加了筆畫較少的生字。以前，我們為那些筆畫多的字傷了許多腦筋；以後，我們就可以少傷一些腦筋了。

目前，一年級的語文教師們最感困難的恐怕是教最初幾課書了，因為現行課本開頭幾課就有不少筆畫繁多的字。例如第一課“開”是12畫，“學”是16畫，第三課“裡”是13畫，第四課“聽”是22畫。根據《漢字簡化方案草案》，這個困難也可以基本上解決。這些字大半都已簡化，“開”成了“開”（四畫），“學”成了“學”（八畫），“裡”成了“里”（七畫），“聽”成了“聽”（七畫）……，兒童就不會感到特別難了。進一步說，可以想到漢字的簡化給編輯小學語文課本也增加了便利條件，筆畫少的字一增多，安排生字就比較容易。

現在的第一冊語文課本有265個生字，在教學進行中並不是都要求“四會”的。所謂不是都要求“四會”，主要就是不要全部會寫，有許多難寫的字就不要全部會寫。漢字簡化以後，這個情形也應當有所變化。我查對了一下，我們以前不要全部會寫的字，絕大多數都簡化了，這樣一來，就可以要求全部會寫了，如果我們不機械的要求全部會寫，那麼事情很明顯，識字的數量還可以大大增加。小學語文課本第一冊就應當不只安排265個生字，而應當多安排一些。識字數量增多了，閱讀課文就可以加長加多，閱讀的內容就可以更豐富更生動，書面的表達能力就可以發展得更快。用一句話來說，學生的語文水平就可以更快地提高了。

這是多麼可喜的事情！我想，每一個教師，每一個兒童，以至每一個家長，一定都會熱烈地贊成這一改革的。

（1955年3月）

##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說明

### ——漢字簡化的目的和方法——

我國人民使用漢字已有久远的歷史。幾千年來我國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藝術家的光輝成就，依靠漢字保存下來，成為今天我們的最豐富的文化遺產，這是漢字在歷史上的偉大功績。

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否認，漢字和現代通行的各種文字比較起來是有很多缺點的。主要的缺點是漢字使文字和語言分離，不能從字面上就自然讀出音來，而人民口頭的語言，又很難寫成文字；字數繁多，結構複雜，一字多音，同字異體：這些缺點都給教學和使用漢字的人們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由於漢字的艱難，無論兒童識字或者成人掃盲，都得耗費很多額外的時間和精力，這就使我國文化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都受到很大阻礙。並且在已經識字之後，漢字在實際使用上仍然是極不方便的。由於漢字字數繁多，結構複雜，在打字、印刷、電報上都造成了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無法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這些情況，說明了漢字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現代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如果我們原封不動地使用這種文字，不加改革，就會使得我國普及教育、提高文化、傳播知識、接受先進技術遭受到阻礙，對於我國正在進行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極有損害的。

早在1940年，毛主席就指示我們：“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毛澤東選集》第一版680頁）。近年來，毛主席更進一步指出了中國文字改革的方向：“要走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就是說必須把

漢字逐漸改變為拼音文字。

但是，語言文字是和人民生活習慣密切相關聯的，非拼音的漢字已經使用了幾千年，決不可能在極短時期內完全改成拼音文字。而且，即使在開始實行拼音文字之後，估計仍會有一個新舊文字並用的過渡時期，也就是說，不僅在目前，而且在今後的一定時期內，漢字仍然是我們必須使用的重要工具。

因此在拼音文字普遍使用之前，適當地簡化現在的漢字，尽可能減少漢字在教學、閱讀、書寫和實用上的困難，仍然是有迫切需要的。这也正像拖拉機普遍應用之前，改良現有的農具仍然是有必要的。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從1952年開始研究文字改革，就把擬訂拼音文字方案和整理簡化漢字作為工作重點。兩年多來，經過多次的摸索、擬議、討論和修改，擬出了這個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印發全國討論。這個方案採取三種方法來簡化漢字：第一是筆畫的簡化，第二是字數的簡化，第三是寫法的簡化。

首先是筆畫的簡化。這就是用一些簡體字代替筆畫較繁的字。簡體字是筆畫簡化的一些字，例如“聲”是“聲”的簡體字，“灶”是“竈”的簡體字。這種字在很久以前就產生了。近年來有少數簡體字已經見於書報，在手寫和油印品上又產生了許多新簡體字。現在我們建議就這些通行的簡體字中選定一部分，用來代替原有的繁體字。這樣就使得簡體字合法化了。另外，有些通行的字，在古代原來筆畫比較簡單，可以仍用原來的字，例如“鬚”“鬚”“塵”仍作“胡”“須”“塵”。又有一些字，筆畫很多而又沒有簡化的字，可以用筆畫簡單的同音字代替，例如“籲”“鑿”“叢”“醜”用“于”“凡”“从”“丑”代替。又有一些字，可以用筆畫簡單的聲旁代替原有聲旁，例如，用“了”代替“寮”，把“遼”“僚”“療”等字簡化成為“辽”“仵”“疗”等。採用以上各種方法，共簡化了798個漢字，編成了



“798个漢字簡化表”。今後在一般書報上廢除这 798 个繁体字，而代以簡化的字，这样学生寫簡体字不算錯；又可以使閱讀和書寫的字体接近，免得同時学繁簡兩体；再則可以使簡体字有一定的規範，大家照着統一的寫法來寫，免得隨意創造，造成混亂。这些簡化的字，既然絕大部分是已經普遍通行的，那麼这样做對於已經識字的人並不增加什麼麻煩，而對於初学文字的兒童和成人却有很大好处。我們認為八百个字上下这个簡化範圍是適當的，因为簡化过少就不能起什麼作用，而一次簡化过多，会使已經識字的人感覺困难。

其次是簡化字數。这要从統一異体字做起。漢字中有很多一字多体的字，也叫異体字，如“群羣”“峰峯”“仙僊”等。大量異体字的存在，不僅在語文教学上是个困难，而且給編輯、校对、排字工作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我們对这些異体字進行了整理，初步決定廢除 400 个多餘的異体字（見“拟廢除的 400 个異体字表”）。这 400 个被廢除的異体字，今後在一般書報上不再使用，这样可以減輕學習和使用文字的人的不必要的負擔。至於目前印刷体和手寫体之間的差別，如“𠂇”和“𠂈”，“糸”和“𦏧”之類，是有消滅的必要的，但是因为涉及的面太廣，目前立刻实行，在印刷技術上还有困难，拟在今後逐漸統一。

簡体字和異体字很难作截然的劃分：某一个字的簡体也可以認為是它的異体，而異体字中筆画簡化了的，也可以認為是簡体字。因此，在以上兩個表中，我們對於這兩類字沒有作嚴格的區分。

以上筆画簡化和異体字整理之後，廢除了1198个漢字（所謂廢除，是指在一般通行的書報上不再使用，重印古書以及其他特殊場合，可以例外），對於學習和使用，可以有不少方便。当然这还是初步的整理，進一步的整理工作今後還要繼續進行的。

再其次是寫法的簡化問題。我們曾經研究过適當地採用草書來簡化

漢字。研究的結果，大家認為在印刷文字中夾入草書，形式上不大調和，而且在印刷技術上也有困難，但是手寫體酌量採用行書草書是有好處的，因此我們擬定了“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列舉漢字偏旁（包括其他組成部分）的簡化寫法，以供寫字教學上的參考。寫字的時候，可以根據這些偏旁的寫法加以類推，這樣寫出來的字就不至漫無規律。將來還打算編印各種簡化字帖，作為兒童和成人寫字的範本。

構成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這三個表，原來的名稱叫做“印刷字體整理表”、“異體字統一寫法表”、“試擬書寫字體偏旁類推表”，為了更加確切起見，現在改稱為“798個漢字簡化表”、“擬廢除的400個異體字表”、“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

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情，它關係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關係到一切教學和使用它的人們。因此，文字改革也只有取得大多數人的支持和協助，才能順利進展，才能得到成功。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發表是中國文字改革工作的第一步，我們要求全國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熱烈參加討論，踴躍提供意見。通過這個草案的討論，我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研究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為今後進一步整理漢字和實行拼音文字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年1月

## 798個漢字簡化表草案

本表依照部首排列，□內是部首。每欄上行的字是原來通用的，今後擬簡化為下行的字，在印刷和書寫上一律使用。但是在書寫的時候，也可以按照“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寫得更簡化一些。每欄上行的字，除翻印古籍外，擬一律作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並   | 〔乙〕 | 乾   | 亂 | 〔人〕 | 份   | 伙   | 佈   | 佔   | 佰   | 併   | 係   | 侯   | 候   | 倖   | 倆 | 個   | 倉   | 偉   |
| 〔一〕 | 并   | 〔乙〕 | 干   | 乱 | 〔人〕 | 分   | 火   | 布   | 占   | 伯   | 并   | 系   | 侯   | 侯   | 幸   | 倆 | 个   | 仓   | 伟   |
| 備   | 傘   | 傢   | 樓   | 傭 | 傷   | 僅   | 僑   | 僞   | 像   | 僕   | 僚   | 僧   | 儉   | 價   | 儀   | 儂 | 億   | 儒   | 儘   |
| 备   | 伞   | 家   | 楼   | 佣 | 伤   | 仅   | 侨   | 伪   | 象   | 仆   | 僚   | 僧   | 俭   | 价   | 仪   | 依 | 亿   | 仵   | 仵   |
| 優   | 償   | 〔儿〕 | 免   | 兒 | 〔入〕 | 兩   | 〔彡〕 | 冰   | 凍   | 瀆   | 〔几〕 | 凰   | 〔刀〕 | 剋   | 剛   | 剛 | 副   | 創   | 剗   |
| 优   | 偿   | 〔儿〕 | 兔   | 儿 | 〔入〕 | 两   | 〔彡〕 | 冰   | 冻   | 渎   | 〔几〕 | 皇   | 〔刀〕 | 克   | 刚   | 刚 | 付   | 创   | 刖   |
| 劃   | 劇   | 劍   | 劉   | 創 | 劑   | 〔力〕 | 勁   | 務   | 動   | 勞   | 勝   | 勢   | 勵   | 勸   | 〔匚〕 | 區 | 匯   | 〔十〕 | 協   |
| 划   | 剧   | 剑   | 刘   | 创 | 剂   | 〔力〕 | 劲   | 务   | 动   | 劳   | 胜   | 势   | 励   | 劝   | 〔匚〕 | 区 | 汇   | 〔十〕 | 协   |
| 〔厂〕 | 厭   | 厲   | 〔厶〕 | 私 | 參   | 〔又〕 | 叢   | 〔口〕 | 啓   | 喬   | 喪   | 嗆   | 嘍   | 嘗   | 嘔   | 嘸 | 嘸   | 嘸   | 嘸   |
| 〔厂〕 | 厌   | 厉   | 〔厶〕 | 私 | 参   | 〔又〕 | 丛   | 〔口〕 | 启   | 乔   | 丧   | 呛   | 喽   | 尝   | 呕   | 呶 | 呶   | 呶   | 呶   |
| 噸   | 嘴   | 嚇   | 嚮   | 嚨 | 嚴   | 囉   | 嚙   | 〔口〕 | 圍   | 園   | 圓   | 團   | 圖   | 〔土〕 | 堅   | 執 | 堂   | 報   | 報   |
| 吨   | 咀   | 吓   | 向   | 咙 | 严   | 罗   | 囓   | 〔口〕 | 围   | 园   | 元   | 团   | 图   | 〔土〕 | 坚   | 执 | 堂   | 报   | 报   |
| 塊   | 場   | 塵   | 墊   | 墳 | 壇   | 壘   | 壓   | 壞   | 壟   | 壤   | 壩   | 〔土〕 | 壯   | 壽   | 〔夕〕 | 夢 | 〔大〕 | 套   | 奪   |
| 块   | 场   | 尘   | 垫   | 坟 | 坛   | 垒   | 压   | 坏   | 垄   | 壤   | 坝   | 〔土〕 | 壮   | 寿   | 〔夕〕 | 梦 | 〔大〕 | 套   | 夺   |
| 廬   | 獎   | 奮   | 〔女〕 | 妝 | 姪   | 姦   | 婁   | 嬌   | 〔子〕 | 孫   | 學   | 〔宀〕 | 寃   | 寐   | 寢   | 寧 | 實   | 寫   | 寫   |
| 庐   | 奖   | 奋   | 〔女〕 | 妆 | 侄   | 奸   | 娄   | 娇   | 〔子〕 | 孙   | 学   | 〔宀〕 | 冤   | 寐   | 寝   | 宁 | 实   | 写   | 写   |
| 寶   | 寵   | 〔寸〕 | 將   | 對 | 尋   | 導   | 〔尤〕 | 尷   | 〔尸〕 | 屍   | 屢   | 層   | 屬   | 〔山〕 | 崗   | 嶇 | 嶇   | 嶽   | 巒   |
| 宝   | 宠   | 〔寸〕 | 将   | 对 | 寻   | 导   | 〔尤〕 | 尴   | 〔尸〕 | 尸   | 屡   | 层   | 属   | 〔山〕 | 冈   | 岖 | 岖   | 岳   | 峦   |
| 巖   | 〔巾〕 | 帥   | 師   | 帳 | 幫   | 幣   | 幟   | 〔干〕 | 幹   | 〔彡〕 | 幾   | 〔广〕 | 廟   | 廠   | 廢   | 龐 | 廬   | 廳   | 〔弓〕 |
| 岩   | 〔巾〕 | 帅   | 师   | 帐 | 帮   | 币   | 帜   | 〔干〕 | 干   | 〔彡〕 | 几   | 〔广〕 | 庙   | 厂   | 废   | 庞 | 庐   | 厅   | 〔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   | 驚   | 彌   | 彎   | 〔彳〕 | 後   | 徑   | 從   | 復   | 徧 | 微   | 〔心〕 | 悵   | 惱 | 愛   | 態   | 慘 | 慶 | 憂   | 憐   |
| 張   | 別   | 弥   | 弯   | 應   | 后   | 徑   | 从   | 復   | 徧 | 微   | 〔心〕 | 悵   | 惱 | 愛   | 態   | 慘 | 慶 | 憂   | 憐   |
| 慾   | 慮   | 憑   | 憶   | 應   | 懇   | 懷   | 懲   | 懸   | 懼 | 戀   | 〔戈〕 | 戰   | 戲 | 〔手〕 | 招   | 挖 | 捍 | 掛   | 捨   |
| 慾   | 慮   | 憑   | 憶   | 應   | 懇   | 懷   | 懲   | 懸   | 懼 | 戀   | 〔戈〕 | 戰   | 戲 | 〔手〕 | 招   | 挖 | 捍 | 掛   | 捨   |
| 採   | 捲   | 掃   | 搶   | 摳   | 摳   | 摳   | 撈   | 撈   | 撲 | 撥   | 撩   | 據   | 檢 | 擇   | 擅   | 擁 | 擋 | 擔   | 擠   |
| 採   | 捲   | 掃   | 搶   | 摳   | 摳   | 摳   | 撈   | 撈   | 撲 | 撥   | 撩   | 據   | 檢 | 擇   | 擅   | 擁 | 擋 | 擔   | 擠   |
| 擰   | 擬   | 擊   | 擴   | 擾   | 擺   | 攪   | 攀   | 龍   | 撓 | 攜   | 攝   | 攢   | 攤 | 攪   | 〔支〕 | 數 | 敵 | 數   | 斂   |
| 擰   | 擬   | 擊   | 擴   | 擾   | 擺   | 攪   | 攀   | 龍   | 撓 | 攜   | 攝   | 攢   | 攤 | 攪   | 〔支〕 | 數 | 敵 | 數   | 斂   |
| 〔斤〕 | 斷   | 〔方〕 | 於   | 〔日〕 | 時   | 晉   | 晝   | 曆   | 曬 | 〔日〕 | 會   | 〔木〕 | 東 | 條   | 桿   | 棧 | 棟 | 楓   | 楓   |
| 〔斤〕 | 斷   | 〔方〕 | 於   | 〔日〕 | 時   | 晉   | 晝   | 曆   | 曬 | 〔日〕 | 會   | 〔木〕 | 東 | 條   | 桿   | 棧 | 棟 | 楓   | 楓   |
| 棄   | 業   | 榮   | 槍   | 樣   | 標   | 樓   | 樂   | 漿   | 樞 | 樁   | 橋   | 機   | 樹 | 橘   | 樸   | 檔 | 檢 | 檀   | 櫃   |
| 棄   | 業   | 榮   | 槍   | 樣   | 標   | 樓   | 樂   | 漿   | 樞 | 樁   | 橋   | 機   | 樹 | 橘   | 樸   | 檔 | 檢 | 檀   | 櫃   |
| 檸   | 檯   | 檳   | 權   | 〔欠〕 | 款   | 歐   | 歡   | 〔止〕 | 歲 | 歷   | 歸   | 〔歹〕 | 殘 | 殘   | 殞   | 殞 | 殞 | 殞   | 殞   |
| 檸   | 檯   | 檳   | 權   | 〔欠〕 | 款   | 歐   | 歡   | 〔止〕 | 歲 | 歷   | 歸   | 〔歹〕 | 殘 | 殘   | 殞   | 殞 | 殞 | 殞   | 殞   |
| 〔父〕 | 殺   | 殼   | 毆   | 〔毛〕 | 氈   | 〔氣〕 | 氣   | 〔水〕 | 淺 | 淵   | 湧   | 滅   | 滄 | 滲   | 漚   | 濕 | 濕 | 漢   | 漆   |
| 〔父〕 | 殺   | 殼   | 毆   | 〔毛〕 | 氈   | 〔氣〕 | 氣   | 〔水〕 | 淺 | 淵   | 湧   | 滅   | 滄 | 滲   | 漚   | 濕 | 濕 | 漢   | 漆   |
| 滷   | 潑   | 漿   | 滂   | 潛   | 潦   | 澤   | 濃   | 潔   | 濁 | 澱   | 濟   | 濱   | 濤 | 濤   | 濤   | 濕 | 濕 | 瀉   | 瀉   |
| 滷   | 潑   | 漿   | 滂   | 潛   | 潦   | 澤   | 濃   | 潔   | 濁 | 澱   | 濟   | 濱   | 濤 | 濤   | 濤   | 濕 | 濕 | 瀉   | 瀉   |
| 濺   | 濾   | 潘   | 瀘   | 灘   | 灑   | 灣   | 〔火〕 | 煞   | 熱 | 燈   | 燉   | 動   | 燃 | 營   | 燭   | 燦 | 燦 | 爐   | 〔爪〕 |
| 濺   | 濾   | 潘   | 瀘   | 灘   | 灑   | 灣   | 〔火〕 | 煞   | 熱 | 燈   | 燉   | 動   | 燃 | 營   | 燭   | 燦 | 燦 | 爐   | 〔爪〕 |
| 爲   | 〔父〕 | 爺   | 〔父〕 | 爾   | 〔月〕 | 牀   | 牆   | 〔片〕 | 牘 | 〔牛〕 | 牽   | 犢   | 犧 | 〔犬〕 | 猶   | 獅 | 獅 | 獨   | 獲   |
| 爲   | 〔父〕 | 爺   | 〔父〕 | 爾   | 〔月〕 | 牀   | 牆   | 〔片〕 | 牘 | 〔牛〕 | 牽   | 犢   | 犧 | 〔犬〕 | 猶   | 獅 | 獅 | 獨   | 獲   |
| 犖   | 獵   | 獸   | 獻   | 〔玉〕 | 瑤   | 璃   | 環   | 瓊   | 瓏 | 〔瓦〕 | 甕   | 〔生〕 | 產 | 〔田〕 | 畝   | 異 | 畫 | 當   | 疇   |
| 犖   | 獵   | 獸   | 獻   | 〔玉〕 | 瑤   | 璃   | 環   | 瓊   | 瓏 | 〔瓦〕 | 甕   | 〔生〕 | 產 | 〔田〕 | 畝   | 異 | 畫 | 當   | 疇   |
| 疆   | 疊   | 〔疋〕 | 疋   | 〔疋〕 | 疫   | 瘋   | 瘡   | 瘡   | 瘡 | 瘡   | 療   | 癰   | 癰 | 癰   | 癰   | 癰 | 癰 | 〔火〕 | 發   |
| 疆   | 疊   | 〔疋〕 | 疋   | 〔疋〕 | 疫   | 瘋   | 瘡   | 瘡   | 瘡 | 瘡   | 療   | 癰   | 癰 | 癰   | 癰   | 癰 | 癰 | 〔火〕 | 發   |
| 〔皮〕 | 皺   | 〔血〕 | 監   | 盡   | 盤   | 盧   | 〔目〕 | 眾   | 睞 | 睞   | 療   | 癰   | 癰 | 〔石〕 | 砲   | 硃 | 礎 | 礙   | 礦   |
| 〔皮〕 | 皺   | 〔血〕 | 監   | 盡   | 盤   | 盧   | 〔目〕 | 眾   | 睞 | 睞   | 療   | 癰   | 癰 | 〔石〕 | 砲   | 硃 | 礎 | 礙   | 礦   |

[illegi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遊   | 過   | 達   | 達   | 遠   | 遞   | 遞   | 遷   | 適   | 選   | 遲   | 遼   | 還   | 邁   | 邊   | 邏   | 〔邑〕 | 郵   | 鄉   | 鄒   |
| 游   | 过   | 达   | 逮   | 远   | 递   | 逊   | 迁   | 适   | 选   | 迟   | 辽   | 还   | 迈   | 边   | 逻   | 〔邑〕 | 邮   | 乡   | 邹   |
| 鄭   | 鄧   | 〔酉〕 | 醞   | 醜   | 醫   | 醬   | 釀   | 釁   | 〔采〕 | 釋   | 〔里〕 | 釐   | 〔金〕 | 鋤   | 鋕   | 鋼   | 錶   | 錢   | 錄   |
| 郑   | 邓   | 〔酉〕 | 醞   | 醜   | 医   | 酒   | 酑   | 衅   | 〔采〕 | 释   | 〔里〕 | 厘   | 〔金〕 | 锄   | 钐   | 钢   | 表   | 钱   | 录   |
| 鍋   | 鎖   | 銘   | 鑪   | 銑   | 鐘   | 鐮   | 鎬   | 鐵   | 鑄   | 鑄   | 鑒   | 鐮   | 鑰   | 鑄   | 鑄   | 鑄   | 鑄   | 鑄   | 長   |
| 锅   | 锁   | 铭   | 炉   | 铣   | 钟   | 镰   | 镐   | 铁   | 铸   | 铸   | 鉴   | 铤   | 钥   | 铸   | 铸   | 铸   | 铸   | 铸   | 去   |
| 〔門〕 | 開   | 闔   | 閭   | 關   | 闢   | 〔阜〕 | 陰   | 陳   | 陸   | 隊   | 陽   | 際   | 險   | 隨   | 隱   | 隴   | 〔佳〕 | 隻   | 雖   |
| 〔門〕 | 开   | 板   | 闾   | 关   | 辟   | 〔阜〕 | 阴   | 陈   | 陆   | 队   | 阳   | 际   | 险   | 随   | 隐   | 陇   | 〔佳〕 | 只   | 虽   |
| 雙   | 雞   | 雛   | 雛   | 難   | 離   | 〔雨〕 | 雲   | 電   | 靈   | 〔革〕 | 鞏   | 鞏   | 鞏   | 鞏   | 鞏   | 鞏   | 〔音〕 | 韻   | 響   |
| 双   | 鸡   | 雏   | 雏   | 难   | 离   | 〔雨〕 | 云   | 电   | 灵   | 〔革〕 | 巩   | 鞏   | 鞏   | 鞏   | 鞏   | 鞏   | 〔音〕 | 韵   | 响   |
| 〔頁〕 | 頭   | 頸   | 頸   | 類   | 顯   | 〔風〕 | 風   | 颶   | 颶   | 颶   | 颶   | 颶   | 〔飛〕 | 飛   | 〔食〕 | 養   | 餐   | 餞   | 餞   |
| 〔頁〕 | 头   | 颈   | 颈   | 类   | 显   | 〔風〕 | 风   | 颶   | 颶   | 颶   | 颶   | 颶   | 〔飛〕 | 飞   | 〔食〕 | 养   | 餐   | 饯   | 肴   |
| 銀   | 饑   | 饑   | 〔馬〕 | 驅   | 驕   | 驛   | 驚   | 驗   | 驢   | 〔骨〕 | 飢   | 體   | 髒   | 〔髟〕 | 鬚   | 鬚   | 〔門〕 | 鬥   | 閭   |
| 喂   | 饥   | 饑   | 〔馬〕 | 驱   | 骄   | 驿   | 惊   | 验   | 驴   | 〔骨〕 | 饥   | 体   | 脏   | 〔髟〕 | 须   | 须   | 〔門〕 | 斗   | 闾   |
| 〔邑〕 | 鬱   | 〔鳥〕 | 鳳   | 鶴   | 鶯   | 鷗   | 〔鹵〕 | 鹹   | 鹼   | 鹽   | 〔鹿〕 | 麗   | 〔麥〕 | 麴   | 麵   | 〔麻〕 | 麼   | 〔黑〕 | 點   |
| 〔邑〕 | 玉   | 〔鳥〕 | 凤   | 鹤   | 莺   | 鸥   | 〔鹵〕 | 咸   | 碱   | 盐   | 〔鹿〕 | 丽   | 〔麥〕 | 曲   | 面   | 〔麻〕 | 么   | 〔黑〕 | 点   |
| 黨   | 〔龜〕 | 〔龜〕 | 〔鼓〕 | 〔齊〕 | 〔齊〕 | 〔齊〕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 党   | 〔龜〕 | 〔龜〕 | 〔鼓〕 | 〔齊〕 | 〔齊〕 | 〔齊〕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齒〕 |

\* 上面798个字簡化後，原字作廢，只有“乾”“繳”這兩個字是例外。“乾”用於“乾坤”“乾隆”的時候仍舊作“乾”，“繳”用於“繳获”的時候仍舊作“繳”。

## 擬廢除的400個異體字表草案

一般出版物或手寫文字中，有不少音同義同而寫法不同的字（異體字），例如“嘆歎”“群羣”“韭韭”“涼涼”“磚甌塼”“仇讎讐”等。為了減輕學習上和使用上的麻煩起見，對於這些字我們擬從每組字中選用一個而把其餘的作廢。現在把擬廢除的字和選用的字對照列表於下，上行是作廢的字，下行是選用的字，依部首次序排列。一個字有幾個異體而屬於不同的部首的，例如“烟”“煙”“菸”，則分幾處排列，選用的字分別地見於作廢的字的下面。

本表只收集了比較常見的異體字，其他的異體字留待將來處理。

有些異體字是因簡化筆畫而產生的，例如“聲”簡為“声”，“醫”簡為“医”，這些字已收入“798個漢字簡化表”中，本表不再收入。還有一些異體字，因為在上述的漢字簡化表中已經規定了更簡化的形式，原來的字一律作廢，例如規定了用“矿”代“鑛、礦”，原字“鑛”“礦”都應作廢，這些字本表也不再收入。

本表對於異體字的處理原則是盡量選用筆畫簡單的，印刷上已有而又符合於一般手寫習慣的字，或印刷上用得較普遍的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𠂇 | 义 | 亼 | 亼 | 奇 | 夜 | 亨 | 享 | 亮 | 人 | 仝 | 件 | 俛 | 倣 | 倣 | 倣 | 倣 | 倣 |
| 乂 | 又 | 亍 | 互 | 奇 | 夜 | 亨 | 享 | 亮 | 人 | 同 | 件 | 俯 | 仿 | 咱 | 效 | 徼 | 徼 |
| 僂 | 僂 | 僂 | 僂 | 回 | 冊 | 冠 | 冠 | 淨 | 減 | 淒 | 準 | 刃 | 刊 | 別 | 刼 | 刼 | 刼 |
| 僂 | 仙 | 雇 | 僂 | 回 | 冊 | 冠 | 冠 | 淨 | 減 | 淒 | 準 | 刃 | 刊 | 別 | 刼 | 刼 | 刼 |
| 刼 | 刼 | 刼 | 力 | 勤 | 匚 | 匚 | 卻 | 卿 | 匚 | 廂 | 廚 | 収 | 収 | 収 | 収 | 収 | 収 |
| 刼 | 札 | 札 | 力 | 勤 | 匚 | 匚 | 卻 | 卿 | 匚 | 廂 | 廚 | 収 | 収 | 収 | 収 | 収 | 収 |





|     |      |     |     |     |     |     |     |
|-----|------|-----|-----|-----|-----|-----|-----|
| 荔荔  | 〔衣〕  | 谿溪  | 輓軟  | 鉤鈎  | 隸隸  | 〔高〕 | 〔黍〕 |
| 蔑蔑  | 〔街弄〕 | 〔谷〕 | 輓輓  | 鉅巨  | 〔東〕 | 駭呆  | 麤麤  |
| 菴庵  | 蠓蟹   | 讎仇  | 躲躲  | 釵釵  | 隙隙  | 饋餽  | 〔麥〕 |
| 韭韭  | 蠶蜂   | 訛訛  | 眈眈  | 〔金〕 | 隄堤  | 饌饌  | 〔麋〕 |
| 茲茲  | 蜨蝶   | 讌宴  | 〔身〕 | 醕醇  | 鵲鳩  | 膳膳  | 〔鹿〕 |
| 菸烟  | 蝨蚊   | 訾察  | 蹣蹣  | 酌酬  | 陷陷  | 饌糖  |     |
| 苗苗  | 蝨虻   | 調歌  | 踰逾  | 配配  | 陷陷  | 饌糕  | 驚鵲  |
| 荳豆  | 蛔蛔   | 詠詠  | 蹤踪  | 〔酉〕 | 陞升  | 飪飪  | 鵬雕  |
| 〔艸〕 | 〔虫〕  | 詠咏  | 蹂蹂  | 鄙鄙  | 峭峭  | 〔食〕 | 鴈雁  |
| 觴櫓  | 虔虔   | 訊訊  | 〔足〕 | 邨村  | 坑坑  | 頸脖  | 〔鳥〕 |
| 櫓櫓  | 凭虎   | 〔言〕 | 趑趑  | 邦邦  | 〔阜〕 | 穎穎  | 養養  |
| 〔舟〕 | 〔走〕  | 覓覓  | 〔走〕 | 〔邑〕 | 闔閭  | 頤腮  | 〔魚〕 |
| 館館  | 藁藁   | 〔見〕 | 轔剩  | 遞遞  | 闊濶  | 〔頁〕 | 閑閑  |
| 〔舌〕 | 蔥蔥   | 霸霸  | 〔貝〕 | 溯溯  | 〔門〕 | 韁韁  | 閑閑  |
| 皋皋  | 蓆蓆   | 〔而〕 | 狸狸  | 迴迴  | 鏢鏢  | 鞞鞞  | 〔門〕 |
| 〔自〕 | 蓆蓆   | 襟衿  | 〔彡〕 | 迺乃  | 鍛鍛  | 鞞鞋  | 髯佛  |
| 臥臥  | 莖莖   | 袴褲  | 豪豪  | 迥迥  | 鎚鎚  | 〔革〕 | 髯仿  |
| 〔臣〕 | 莖莖   | 褰褰  | 猪猪  | 迅迅  | 鏃鏃  | 面   | 〔髟〕 |
| 臙臙  | 萼萼   | 褰褰  | 〔豕〕 | 〔走〕 | 鍼針  | 面   | 高   |
|     |      |     |     |     |     |     | 高   |
|     |      |     |     |     |     |     | 黏   |
|     |      |     |     |     |     |     | 黏   |

\*“𪎭”字在“798个漢字簡化表”中是“𪎭”字的簡化，今後只用來代替“𪎭”字，不再作“𪎭”字用。

## 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草案

本表收集了比較常用的偏旁 251 個，包括漢字的部首、聲旁或其他構成部分，其中每個偏旁都可能在幾個不同的單字裏面出現。手寫的時候如果應用本表偏旁的簡化寫法，就可以使很多字的寫法簡化。

本表每欄分三行排列：上行是現在通用的偏旁，按起首筆畫分成“一丨丿乚”五類排列，中行是偏旁的簡化寫法，下行是另一種簡化寫法。這些寫法有些是不能單獨應用的。

偏旁下面注了上、下、左、右等字樣的，是表示某一偏旁只能用在一個字的上部或下部。例如“言”只在左邊作“讠”，而在其餘部位就作“讠”。有些偏旁，同在一個部位，也有兩種寫法，如“艹”頭作“艹”，有時候也作“艹”，因為各有配合習慣，所以都採用了。表中注有圓點的，是兩種寫法都可以用的。

偏旁的簡化寫法中，有把原來幾種不同的偏旁合併的，例如“示(示)”“衤(衣)”都作“衤”，“段”“段”都作“𠂔”。

兩個同樣的或類似的偏旁上下重疊，下一偏旁一般可用兩點代表，如“叢叢”可作“叢叢”。但是像“出”字是一個整體，不能寫作“𠂔”。同樣的偏旁三個相重的，一般可以把下面的偏旁用“又”字代表，如“叢”作“叢”，“叢”作“叢”。但是有些字要個別處理，如“森”作“森”，“叢”作“叢”，“叢”作“叢”，但是“叢”仍然作“叢”。

本表所列簡化寫法原則上可以類推，但是習慣上有不能類推的，就





|   |   |   |   |   |   |   |   |   |   |   |   |   |   |   |
|---|---|---|---|---|---|---|---|---|---|---|---|---|---|---|
| 𠂔 | 當 | 岡 | 肉 | 𠂔 | 黑 | 𠂔 | 𠂔 | 蜀 | 萬 | 叔 | 單 | 婁 | 𠂔 | 曼 |
| 𠂔 | 當 | 岡 | 月 | 𠂔 | 黑 | 𠂔 | 𠂔 | 蜀 | 萬 | 叔 | 單 | 婁 | 𠂔 | 曼 |
| 肉 |   |   |   |   |   |   |   |   |   |   |   |   |   |   |
| 羅 | 虞 | 嚴 | 農 | 畢 | 𠂔 | 盧 | 齒 | 𠂔 | 行 | 各 | 月 | 𠂔 | 文 | 禾 |
| 𠂔 | 居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 𠂔 |   |   |   |   |   |   |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 𠂔 | 牛 | 分 | 今 | 令 | 𠂔 | 我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 𠂔 | 牛 | 分 | 今 | 令 | 𠂔 | 我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 𠂔 | 牛 | 分 | 今 | 令 | 𠂔 | 我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 𠂔 | 牛 | 分 | 今 | 令 | 𠂔 | 我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 𠂔 | 牛 | 分 | 今 | 令 | 𠂔 | 我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 廷 | 𠂔 | 金 | 俞 | 爭 | 𠂔 | 食 | 段 | 身 | 烏 | 望 | 烏 | 卑 | 叟 | 鬼 |
| 廷 | 𠂔 | 金 | 俞 | 爭 | 𠂔 | 食 | 段 | 身 | 烏 | 望 | 烏 | 卑 | 叟 | 鬼 |
| 廷 | 𠂔 | 金 | 俞 | 爭 | 𠂔 | 食 | 段 | 身 | 烏 | 望 | 烏 | 卑 | 叟 | 鬼 |
| 𠂔 |   |   |   |   |   |   |   |   |   |   |   |   |   |   |
| 侯 | 𠂔 | 重 | 復 | 𠂔 | 𠂔 | 倉 | 爰 | 𠂔 | 𠂔 | 會 | 𠂔 | 風 | 喬 | 無 |
| 侯 | 𠂔 | 重 | 復 | 𠂔 | 𠂔 | 倉 | 爰 | 𠂔 | 𠂔 | 會 | 𠂔 | 風 | 喬 | 無 |
| 侯 | 𠂔 | 重 | 復 | 𠂔 | 𠂔 | 倉 | 爰 | 𠂔 | 𠂔 | 會 | 𠂔 | 風 | 喬 | 無 |
| 𠂔 |   |   |   |   |   |   |   |   |   |   |   |   |   |   |
| 𠂔 |   |   |   |   |   |   |   |   |   |   |   |   |   |   |

5.“肉”也作“丹”。 6.凡右旁“𠂔”統作“𠂔”，在下也一样。 7.“𠂔”也作“𠂔”。  
 8.“段”也作“𠂔”。 9.“昏”也作“𠂔”。 10.“𠂔”也作“𠂔”。 11.注意“𠂔”与“𠂔”不同。

|   |   |   |   |   |                 |   |                |   |   |   |                 |   |   |                 |   |
|---|---|---|---|---|-----------------|---|----------------|---|---|---|-----------------|---|---|-----------------|---|
| 魚 | 與 | 𩺰 | 𩺰 | 樂 | 詹               | 貌 | 嘆              | 尸 | 卩 | 卩 | 爻               | 女 | 出 | 弓               | 牙 |
| 魚 | 与 | 𩺰 | 𩺰 | 乐 | 占               | 𩺰 |                | 尸 | 卩 | 卩 | 𠂔 <sup>13</sup> | 女 | 出 | 弓               | 牙 |
| 下 |   | 上 | 上 |   |                 | 上 |                | 上 | 左 | 右 |                 | 左 |   |                 | 左 |
| 𩺰 | 𩺰 |   |   |   | 旦 <sup>12</sup> |   |                |   |   |   |                 | 如 |   | 𠂔 <sup>14</sup> |   |
| 左 | 上 |   |   |   | •               |   |                |   |   |   |                 | 下 |   | •               |   |
| 羽 | 母 | 弗 | 艮 | 如 | 門               | 爻 | 系              | 隶 | 聿 | 参 | 段               | 辟 | 帚 | 幾               | 𦉳 |
| 羽 | 𠂔 | 弗 | 艮 | 如 | 門               | 爻 | 𠂔 <sup>左</sup> | 𠂔 | 聿 | 参 | 𠂔               | 𠂔 | 𠂔 | 几               | 𦉳 |
|   |   |   |   |   |                 |   | 𠂔 <sup>右</sup> |   |   |   |                 |   |   |                 |   |
| 屬 | 𦉳 | 盡 | 發 |   |                 |   |                |   |   |   |                 |   |   |                 |   |
| 屬 | 𦉳 | 盡 | 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膽”“擔”用“旦”。 13.“𠂔”也作“𠂔”。 14.“張”左旁作“𠂔”。